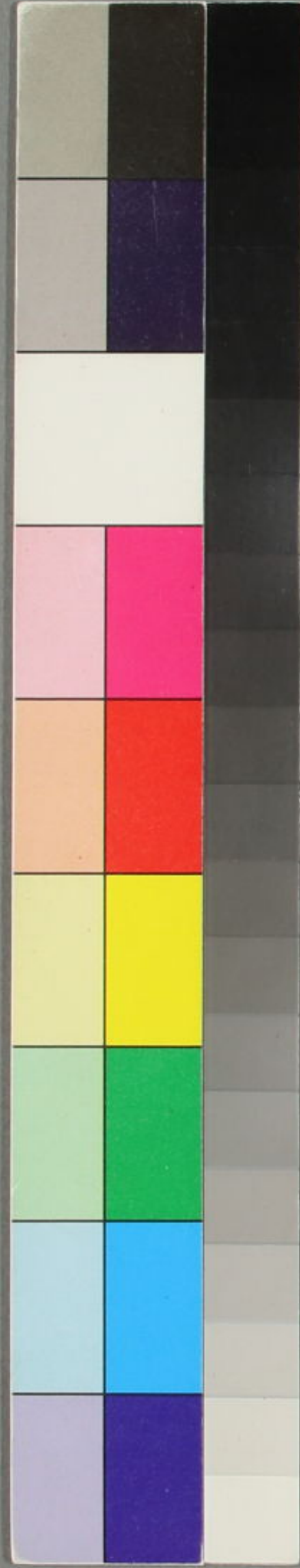


明文在

和  
345  
9



利  
298  
9



明文在卷七十九目錄

墓誌銘

吏部郎中林東城墓誌銘

吏部郎中薛西原墓誌銘

張運使墓誌銘

訓導殷翁墓誌銘

葉縣丞蘇君墓誌銘

李君墓誌銘

唐順之

唐順之

唐順之

歸有光

歸有光

歸有光



目次

Blank columns for text on the right page.

明文在卷七十九

常熟 薛熙纂  
太倉 徐龍驤訂

墓誌銘

吏部郎中林東城墓誌銘

唐順之

嗚呼吾友東城林君古所謂敦行君子也紛華盛麗耳目之好不膩乎其外猥巧慧辨機智之習一不鉤乎其心潔以律乎其身一束修之間畏之若苞苴然謙以裕乎其人一輿臺之賤接之若賓友然行必愜乎人之所安故不為鬼崖嶄截之行言必衡乎力之所抵故不為要渺浮闊之言嘉靖辛丑十一月二十日以吏部文選司郎中卒於京師年四十有四出其橐得四金不能棺其寮友為之棺以歸歸不能葬郡守朱君州守黎君賻之錢以葬而黎君又屬君之友陸位等狀君之行來請銘朱君黎君君在文選時所選廉平吏治其鄉者也君諱春字子仁始號方城以其先福清

縣方城里人後改東城祖諱某父諱宏母某氏自君幾世而上有諱閏者始自福清以從戎隸秦州守禦所故君爲秦州人林氏自徙秦州未有以儒顯者爲儒自君始後君貴始贈其父宏爲吏部文選司主事而封母某氏爲太安人君始以寤故幾廢書者屢矣君讀書居常以竹筩注膏繫衣帶閒惟所適則出膏於筩燃火讀書君父爲漕卒君又獨與母妻織屨織履讀書率以夜不睡嘗日中不能炊糞米於鄰不得君行歌自若家人頗非怪之君自若君是時堅苦已如是已而受學於知州王君某與其鄉先生王君汝止兩王君故王陽明先生弟子君因此始聞致良知之說則心喜之至夜中睡醒無人處輒嘖嘖自喜不寐遂欲以躬踐之則日以朱墨筆點記其意向臧否人物以自考鏡久之乃悟曰此治病於標者也於是駸駸有意乎及本矣戊子舉鄉試壬辰舉會試第一登進士第選戶部廣西司主事調禮部主客司主事又自禮部調吏部文選司主事吏部故矜崖岸鎖門謝賓客雖親故人不往拜

示自尊重而吏部以提熱柄故雖諸寮中率自相猜抵君色溫氣柔不以行能先人其在諸寮中悛悛下之唯謹其在同志中雖其名位絕不相埒者悛悛下之唯謹門無留賓日旰出部則徧走刺荅諸賓客或羅致諸賓客講學意蒸蒸如也諸賓客人人自以林君親己其尤厚者則相與挾衾被櫛具往宿觀寺中講學竟夕以爲常後爲郎中官重益多事矣然猶如此以此諸寮中雖其志行與君絕不入者亦謂君長者不復猜也而善類因君以聯者爲多君自束髮至蓋棺未嘗一日不講學然君本以長厚清苦繩墨自立其於學也亦因其質之所近君爲主事時縉紳之士以講學會京師者數十人其聰明解悟能發揮師說者則多推山陰王君汝中其志行樞實則多推君與吉水羅君達夫羅君於朋友中最沈密矣然君猶面疵羅君以其露才也君之自斂可知已王君汝中灑落而君小心周慎畫尺寸不敢失兩人操行不同然君獨心敬王君爲主事久之轉驗封員外郎已而調文選司員外郎居一年

明文石卷一十九  
母安人病癱臥君謝病歸養君居鄉則益悛悛謹甚如故儒生時  
家無一錢不以取於人家有一錢必以施於人侍母安人病病少  
閒則出寓故所讀書處萬壽宮者與其故時友人及鄉之後生講  
學以其間走安豐就其故師王君叩所疑義每往必喜幸以爲聞  
所未聞君於師推王君汝止於友推王君汝中君居官有未識王  
汝止者君與之言必曰吾師心齋說如是君居鄉有未識王汝中  
者君與之言必曰吾友龍溪說如是居久之赴官補稽勳郎中調  
文選郎君自爲吏部主事泰州守某黷而虐君請於尙書黜之泰  
君鄉也尙書趙起曰某未有劾者奈何君曰不實則罷主事遂以  
其人調邊地頃之南御史劾章至則其人也竟黜之後君赴官泊  
淮淮守某以次謁諸過客舟始及君供張又薄若不知君爲吏部  
者後淮守入覲考下當遠調君爲稽勳郎具白尙書以過淮事薦  
其廉靜懇乞留之更得調永平內郡二者其一遠嫌者不敢爲其  
一怙勢者不能爲而君爲吏部若此然君長者常護人短其請黜

泰州守事則尤爲君所難君旣長選事益思薦進賢人慎擇監司  
守令洗刷奉其職然事有曳掣或不能盡如所欲爲則君自謂曰  
選曹之職欲上通於君與相冢宰之心下通於選人與天下人之  
心相冢宰之心未必選人與天下人之心選人與天下人之心未  
必相冢宰之心選曹居其間欲兩合焉難矣雖然求無負乎吾心  
足矣君始調文選會御史論君受牌坊銀事雖眾以爲妄然君獨  
自念束髮砥行遭點染居常引咎不愜欲解官又業已爲之旣任  
事又曳掣縮縮不自得曹又多事君日夜其間固甚瘁居無何病  
一夕卒卒之日猶在曹不自知病病且革乃昇歸舍先是君嘗會  
朋友講曾子啓手足意懇惻聞者皆恍惕未數日君遂卒君問學  
幾二十年其膠解凍釋未知其何如也然自同志中語質行者必  
歸君君娶李氏封安人子四人曉暉曜昕曉樸而材能似君者也  
爲庠生妻某氏暉聘某氏女一嫁王用寶葬以卒之明年某月某  
日墓在某所君不喜爲華詞其舉第一應試文字及後所爲詩古

文務理道質而不豔如其人始君幼不知書父故苦貧也不能資君以書以餘子給事王千戶某所某奇君令與其子王烈同學書君自是始學書後父數見君讀書且喜且嗤之曰兒讀書固善然書可飽乎取其書欲燒之君婉詞跪謝乃解後君貴常恩王氏厚報之自王烈以下禮節稱謂歲時起居一不改於故餘子時銘曰君嘗有言天然之門蓋然出之不作好醜不爲我偶不爲人矯天心之窟如彼日月光照四垂樓臺殿闕糞壤鼠穴亦所不遺歲疾於藪有茹其垢蓄德之資有如寶然玉金在前其耀不施君子若愚暖暖姝姝不其淺而我韻君語勒石於墓式昭世規

吏部郎中薛西原墓誌銘

唐順之

西原先生姓薛氏名蕙字君采先生憫學者溺於多歧作約言學者執言詮以求見聖人之心而不能自見其心也作五經雜說方士穿鑿乎性命之外而不知養性之爲養生也世儒泥象於有無之內而不知無爲之爲有爲也作老子解先生之學無所不窺不

名一家中歲始好養生家言自是絕去文字收斂耳目澄慮默照如是者若干年而卒未之有得也久之乃悟曰此生死障耳不足學然因是讀老子及瞿曇氏書得其虛靜慧寂之說不逆於心已而證之六經及濂洛諸說至於中庸喜怒哀樂未發之謂中曰是矣是矣故其學一以復性爲鵠以慎獨爲括以喜怒哀樂未發爲奧以能知未發而至之爲竅自是收斂耳目澄慮默照如是者又若干年而後信乎其心其自信之確也而後著之於書嗚呼心學之亡久矣有一人焉倡爲本心之說眾且譁然佛老而詆之矣學者避老佛之名而畏其影雖精微之論出於古聖賢者且惑而不敢信矣先生直援世儒之所最詆者以自信而不惑其特立者與先生少嘗刻鏤於詩世絕喜其工今所傳西原集者其少作也既有志於道則棄不復爲雖爲之亦絕不較工與否然西原集世爭慕効之而約言老子解好者希矣先生以正德甲戌舉進士授刑部主事病免起爲刑部主事以才調吏部主事嘉靖中先生在吏

部歷考功司郎中而罷後十八年辛丑正月九日以病卒於家年五十有三其罷也坐論大禮先生自爲刑部時值武廟南狩抗疏諫禍叵測先生晏然後大禮之議起乃撰爲人後解爲人後辨奏入下獄已而復其官然已爲權貴人所不憚矣已而竟主給事中某構先生罪先生上書訟坐是罷後所構事解吏部數移文促先生赴官時權貴人且張甚曰是可蹇裳而蹈淵也哉竟屢薦不復起先生貌癯氣清行已素峻潔其才雖高然坦易洞朗破去厓岸豪傑皆慕與之交其庸眾亦無所嫉者獨以一二權貴人故至一斥遂不用先生太至藝圃灌花澹如也居鄉絕不肯爲人干請至戚里有疾親爲之檢方製藥嘗脫繇襖施凍者或曰焉得人人而濟之曰吾不愧此心耳始號西原居士後扁其齋曰大寧更號大寧齋居士而世猶稱西原先生云薛氏故隸偃師國初以戍武平遂爲毫人祖琇父封吏部主事曰鑑自封主事君而上皆不顯然世推長者妣楊安人生三子先生其仲也與其季萱皆無子而伯

兄蘭有一子曰存先生與蘭友愛甚其沒也蘭爲之經紀其喪將葬先生於亳城南先塋之次而緘其遺書請銘於余無何蘭使人來速銘且告葬期曰卒之歲某月某日近矣曩先生嘗寓書於余叩以致虛極守靜篤與未發之中其旨同異余未及復請於先生也竊妄意之寂而未嘗無感而未嘗有吾儒之所指爲中也乎內有鍵而不出外有扞而不入老氏之所指爲虛靜也乎以是復於先生先生其許我哉雖然先生之註老子則可謂得其髓者矣乃竊取先生之意而爲之銘曰  
在昔老聃握玄化樞人皆競巧已獨若愚吾師歎焉其猶龍乎  
芬末學枝葉日繁豈不莞然而撥其根維聃之生實是譙毫寂寥至今西原有作閉戶獨窺微言五千參諸孔庭獲我同然孔曰未發聃曰靜虛立教有二其究豈殊譬如海所貴得珠其所從入孰一其途自是反躬精思力踐默然一悟與天游衍毫之南墟有鬱其墳嗚呼西原其尚何存

張運使墓誌銘

唐順之

張公諱愷字元之號企齋後更以其所居爲號曰東洛先世居江陰至公父始徙無錫故今爲無錫人公以成化甲辰中進士遭父喪服除授兵部職方司主事守山海關任滿改刑部主事落職爲順德府管馬通判歷東平州知州黎平府知府又落職家居用言官薦起知太原府未任轉福建都轉運鹽使司運使致仕歸凡若干年而卒年八十有六爲人狷介自植於不潔一無所屑其居官所至公廉執法不肯小有所謂其志其在山海關關故籍錢於旅人以給官用公卽移檄永平府使量出官帑代其費至今便之歷順德東平黎平三州郡皆有惠利在民務先禮教而後誅罰其自東平徙黎平也東平人至涕泣遮道不忍其去公平生旣不受人一介人亦不敢輕以一介溷公自爲進士服除赴選邑令贖之二十金公謝卻之其後爲運使罷歸諸賈人力請致羨餘九百金於公公拒弗納也獨在東平時受一帶於郡人太守張鄜鄜重義人

也年九十餘矣未嘗謁於有司公去東平獨率子弟出餞且請贈公兩帶公辭不獲而受其一惟公能致鄜之出惟鄜能致公之受蓋兩相爲重云其在黎平黎平所治苗獠獸伏谿峒頑犷不可羈縲而府治寓湖廣五開衛城諸苗入辦稅錢率爲官軍攫取不敢入以是多逋課又舊設撫苗官苞苴贖貨大爲諸苗害公力請罷之且移文湖廣諸司嚴戢官軍由是諸苗始出入城郭無所苦而稅錢得完諸苗有仇殺積十餘年不解者公與刻日爲盟遂解去自是賢聲著蠻中在運司公清如州郡時鈐束貴勢人不得占鹽公雖以廉幹強直爲上下所快亦以此取嫉於人故屢奮而屢蹶其自刑曹而出順德也坐中官羅織諸曹或謂公居曹未久可自白公曰諸曹皆無辜我何用獨免爲在黎平上官以不時謁爲咎然竟不往因齟齬力請謝病值閣瑾怒罰米奪官則又蹶在運司爲忌者所論則又蹶蹶不肯少貶而世遂亦不能容公然其忠信著乎其官靖節孚乎其鄉則雖嫉公者固亦不得掩也公壯



歲嚴毅晚更益以寬和絕聲色綺麗博弈之好罷歸三十餘年未嘗一詣公府里人高其義有曲直多就公決公死時篋中無一金之積嘗有盜夜突入其室發篋空無所得去公爲詩識之曰平生不受一文賄垂老猶疑干鑑藏所著有詩文若干卷及備遺錄補贊四臣事評蠱竅餘音諸書共若干卷藏於家張氏先世皆不仕而公父禮以公故贈奉議大夫娶於鄧而生公自公之存諸子諸孫已至二十餘人皆爲儒稱其家風其詳在狀誌中公卒於嘉靖戊戌五月八日次子塘等將葬公於萬安鄉之新阡啓公配過華二宜人之兆合焉而以墓道之碑請於余余昔讀貢禹有言居官而致富者爲雄傑處家而得利者爲豪雋夫漢之俗尙近古然已如此又何責於後世之靡靡者乎以余耳目所見聞有不勝可慨者也然則銘公其可辭銘曰

世下而趨純白日渝皦皦張公潔志勵行始官刑曹值闕見傾與僚同禍而不自明骯髒獨信遂與世屯旣奮而飛復曳其輪好公嫉公世有千態惟公抗節終始一概公歸於家四壁故廬閉門終日左圖右書繁華滿前公一不好枵然空篋爲盜之笑三十餘年不出戶庭後進慕公曰此典刑鄉人慕公曲直就辨縉紳慕公罕見其面如公篤行今也則亡刻辭於墓以愧墨夫

訓導殷翁墓誌銘

唐順之

翁姓殷氏諱佐字時衡號龍巖無錫人也殷氏之先有諱序者舉進士遭遇文皇帝時自知州擢布政使布政生瑋瑋生廣成廣成娶於馬而生翁殷氏以布政公故閥閱推高邑中其子弟相尙以志氣以撐持門戶爲事而翁居其間尤倜儻魁岸自喜然殷氏自布政公以儒術進至翁大父父與諸昆弟則多隱於布衣而翁乃復自奮於儒翁昆弟四人而翁次在第三其長兄俊余嘗銘其墓秋野翁者也秋野旣代父治家事而翁因得專意於儒初布政公爲四川布政時禦茂州叛番有功活降者數萬人番人立祠以祀翁始向學卽慨然發憤曰吾先世功德不可無繼其業者而布政

公故以詩舉進士爲無錫首其後詩學旣廢而邑中諸經師往往以尚書教授於是翁乃別授尚書翁旣發憤於先世之業又無家累也以專其志故其誦習勤苦精究不間日夜夜率五鼓起以疏黃爇火然燭至旦爲常旣徧以講於邑中諸經師則又博求四方之精於經者爲師其最著者同邑張運使愷華亭錢修撰福運使敦行人也修撰以文雄一時其尚書則用以魁禮部試者故翁耿介負氣不少媵阿於俗得之張氏其爲文冠冕跌宕馳驟不詭繩墨得之錢氏爲多翁在經師同門諸弟子中嶽嶽無所讓諸經師亦每注意翁其爲庠諸生在同庠諸生中嶽嶽無所讓諸提學及諸提調官每試亦輒前翁久之翁所與同經師及同庠諸名士往往登第去爲達官而翁獨逡巡庠校中凡六舉而不一遇其後以久次貢京師則翁年五十餘矣遂以貢選爲贛之信豐訓導贛在嶺上信豐尤僻壤科第絕少翁至則以素所聞諸經師者切劘諸生頃之有張生純者果得舉人以爲是殷師之教也居二年力請

致仕歸翁旣歸而向時所與同經師同庠諸名士登第爲達官者亦多解官家居其伯兄秋野翁亦旣老而致家事於子矣翁家居則與秋野翁白首訢訢相對每賓燕子弟環列或劔負兩翁兩翁蛇委其閒而出則與其故人同時解官者相與結觴詠之會談說故事以時登眺爲樂久之翁病失明而故人亦零落且盡乃獨坐臥一室時時口誦所記憶少時所聞諸經師者以教子旦已而子旦篤於學行能文章有聲則翁喜謂可以卒先世之業而繼吾志矣翁爲人貌偉少魁岸個儻自負至老而其氣不衰年八十有二而病卒卒之日嘉靖乙巳九月十六日也翁配某所著有龍巖稟藏於家旦以翁卒之明年十二月一日啓先嫡母之兆合葬於舜柯山祖塋之次旦與予善故翁之葬也旦來請銘銘曰其爲諸生卅年不遇其師諸生二年以去究其初終不離庠序學此數此弦誦書數博士傳經多在門生亦在其子旣文且美謂翁數奇其偶在此

葉縣丞蘇君墓誌銘

歸有光

君諱瓏字文玉姓蘇氏宋末有諱文祥者自揚州徙蘇州之嘉定文祥歷五傳而至寅是為君之考初文祥以畸身來處海上其後子孫繁甚稍稍析居多為富室蘇氏至於今而衰惟君以寬厚不苛於利然獨能保其家嘗為弟代輸逋負數百石弟死以禮殯葬之娶尚書龔公弘之女尚書為都御史治漕河奴乘勢折辱州縣官官以為尚書親子弟屈體事之及君往省其婦翁所過深自斂約人無知者嘗至縣坐郵亭適此奴侍立人驚告其令始備禮送迎其為長者多此類由太學生為河南葉縣丞即引疾謝去葉縣民為官養馬例歲一易賣者索高價買者竭貲產不勝其害君令平價出銀額使富戶任其役歲不易惟易其羸者縣有文臺山洞羣盜依阻其中數出剽劫君簡丁壯為民兵以火藥具攻之賊遂殲焉葉縣人尤稱此二事曰丞小官也而能庇我嘉靖十九年君年六十有三以某月日卒子男二九河先卒九疇太學生女四

孫男二某年日葬馬涇西銘曰

蘇自江都踰江而來後嗣云云更起而頹惟蘇君賢久而愈培蘇君在葉撫民如孩疋其牧政家有牝駉克奮其武遂殲文臺雖官之冗亦展其才日出之處月浦之隈蘇君此藏千載勿開

李君墓誌銘

歸有光

鄉進士李憲卿之父曰李君諱玉字廷珮祖某父某母某氏世耕崑之羅巷村君始入城中為杜氏婿學書不就為縣掾亡何又謝去見其子修然玉立聰明異倫撫而歎曰吾數十年謀所以為吾業者而不得吾家良田其在此也吾畊之種之而食其實矣於是日令與邑中賢俊游所以優給之者良至不令纖毫經憲卿心嘗家困於輸役君力為營搆人見憲卿衣必潔食必腆經書史必備具以為其饒裕得自寬而莫知其實不紓雖憲卿亦莫知也嘉靖甲午憲卿中鄉貢高等明年而君以病卒歸有光曰世俗競鶩於其所欲得而日強其力所不能其可以得為者漫焉而無省做做

於一生之勤心疲業廢趨死而後已亦可悲矣李君淳厚人也視夫驚病以趨利萬不及一而能量其所不能而遠止挾其所能而專以無怠而卒有以享其成人謂李君之受數畸薄幾及於顯融而委去之予之論則不然李君之壽斲於五十假令憲卿不第其寧以無死今及有以見之茲乃所以食其勤子之報也君生成化丙午其葬也以卒之年某月日子即憲卿孫男女各二人銘曰朱漑之邱君所止委趾於後即其身孰生與死

明文在卷七十九

明文在卷八十目錄

墓誌銘

贈太常少卿謚忠愍楊公墓誌銘

明太僕寺寺丞歸公墓誌銘

徐階

王錫爵

明文在卷八十

常熟 薛 熙 纂  
同里 許 岨 訂

墓誌銘

贈太常少卿諡忠愍楊公墓誌銘

徐階

公諱繼盛字仲芳別號椒山忠愍者諡也國朝之制非大臣不得與於易名公位下乃得諡者今皇帝御極邇觀化源謂公死諫節甚偉宜尊顯以勵士大夫故奉遺詔贈公太常寺少卿廕子應尾為國子生而特賜今諡其義則取諸危身奉上在國逢難云初公舉嘉靖丁未進士授南京吏部驗封主事師事大司馬苑雒韓公盡通其天文地理太乙壬奇兵陣之學名聲重一時辛亥遷兵部車駕員外郎當是時大將軍仇鸞驕甚然心憚敵欲利啖之以緩兵請與敵為馬市有成議矣公上疏黜其不可者十辯其說之謬者五鸞因詆公撓邊計惑眾心詔錦衣衛逮公置訊獄具貶狄道

明史卷八十一  
典史踰年擢知諸城尋遷南京戶部主事又遷刑部員外郎調兵部之武選嘗獨居深念至夜分配張安人問其故公曰吾受上恩思有以報耳安人曰嚴相國方用事此豈君直言時耶公不應而心自計欲報恩其道莫如去姦人使不得亂政遂以癸丑正月疏論少師嚴嵩十罪五姦請召二王問狀公意以嵩在位久其黨與布滿中外上卽問必不肯言而今皇帝以明聖在東府冀一召問可盡得其實嵩更借以爲讒詔逮公訊所以引二王者公具對侃侃至斷指折脛不少貶詔杖公百送刑部獄郎史君朝賓議從輕比而其長貳皆嵩黨竟當公詐傳親王令旨絞公之將受杖也或遺之蝻蛇膽卻不受曰椒山自有膽或謂公勿畏公笑曰豈有畏杖楊椒山者及繫刑部創甚吏懼禍莫敢視公公乃自破磁碗刺右股出血數升已復手小刃割左股去其腐肉旁觀者咸爲戰悚公顧自如如獄三年以乙卯十月晦死西市臨刑賦詩云浩氣還太虛丹心照千古平生未報恩留作忠魂補天下相與涕泣傳誦

之嗚呼士方平居語及忠義往往扼腕張眉目自謂能之一旦臨得失處利害輒心悸口噤不敢出一詞或走匿以圖苟免有能自奮如其言者寡矣未有蹈必死而不懼者也偶出不意蹈一死及旣脫率深自懲創毀方以爲圓又或自滿足不復肯爲危言正色者有矣未有慷慨激烈赴死而不顧者也公始忤仇鸞偶不死奔走絕塞間稍稍徵用去訊繫時無幾痛苦之狀宜猶在心目間張安人所以語公者與古牛衣之泣何以異而公不懼不惑卒直諫以殞其生此其視王仲卿諸人且猶過之況世碌碌者耶公死之歲刑部郎今藩參王君世貞爲求救於嵩所厚嵩曰行卜之其子世蕃不可而其黨鄢懋卿等亦相與爭曰不殺某所謂養虎自貽患也故公竟死公死而地爲震者累年其後給事中今中丞吳君時來刑部主事今中丞張君翀太僕卿董君傳策相繼論嵩嵩又將殺之奏上地忽震先皇帝悟而止由此觀之精誠之至天地且爲之動矣嵩業已仇公等其必欲殺公不足怪彼黨嵩者獨何

心哉夫其導嵩以殺公恐遺患也然公死七年先皇帝用御史今中丞鄒君應龍言罷嵩政逮世蕃謫戍嶺南又二年御史今中丞林君潤發世蕃逆狀詔棄市籍其家則夫所謂患者果可以計免否耶公死時應尾尚幼藩參君與其友吳君國倫徐君中行宗君臣倡諸縉紳經紀其後事兵部主事今中丞王君遴歸公喪且以女婚其次子由是諸君相繼獲罪而藩參家禍尤酷今十有二年公既受恩卹於朝又以御史郝君燕請建祠保定賜額曰精忠諸君亦次第登用而嵩之黨則盡已斥逐嗚呼後之欲爲君子小人者可以鑒矣公先世小興州人洪武中有諱伯源者奉詔徙容城傳四世至青青生贈兵部署員外郎富是爲公考公生以正德丙子五月十七日年僅四十子二長卽應尾次日應箕皆張安人出昔歲甲辰公領鄉薦卒業國學予時爲祭酒奇公文因日進公爲講說經義與所以立身事君者公亦不鄙而聽之故予與公相知深公死予悲之加於人數謀於中丞王君視諸孤而日跂望於恩

卹之及去年幸聞末議然後所以悲君者獲少紓萬一焉某月某日應尾改葬公某山之原奉藩參君狀來徵銘予義不得辭也爲撫公大節俾歸而納諸墓中若公居家之行狄道之政詳具公年譜及藩參君狀銘曰萬物稟氣以爲命公生其中得厥正位卑身仆益自奮君恩必報以死徇人心爲憤地爲震歲星一終天乃定羣姦漸滅主明聖易名建祠錫贈廕制詞前後相輝映嗟公一死重孰並我銘揭之爲世鏡

明太僕寺寺丞歸公墓誌銘

王錫爵

萬曆乙亥熙甫先生葬於崑山東南門之內其子子駿求予志其墓而未暇爲也後或數歲一見或一歲數見必以爲請繼以涕泣不懈益勤嗟乎子駿豈慮千百世之後無復知熙甫者乎夫千百世之後必有知熙甫者然必以熙甫之書而不以予之志否也旣深悲其意乃爲序而銘之歸氏之先出於高陽重黎之後封於韓

墟是爲歸子國絕於夏商之際武王克商復爲子國其後散居吳越者爲歸氏自漢以後無聞焉唐天寶中有崇敬者多識典禮議碎雖之制及天子謁先聖當東面如武王受丹書師尙父者也封餘姚郡公諡曰宣宣公之子登封長洲縣男登子融封晉陵郡公諡曰憲其後五世皆以進士爲大官至十四世曰罕仁宋咸淳閒爲湖州判官子道隆居太倉之項春涇其孫德甫爲河南廉訪使廉訪之孫度當洪武初避難於夜郎邛笮之間幾死數有神人護之歸而復居崑山之外隍又二世爲承事郎璿璿生城武令鳳鳳生紳紳生正皆縣學生正贈文林郎長興知縣配周氏贈孺人先生之考妣也先生在孕時家數見禎瑞有虹起於庭其光屬天故名先生有光熙甫其字也熙甫眉目秀朗明悟絕人九歲能成文章無童子之好弱冠盡通六經三史大家之文及濂洛關閩之說邑有吳純甫先生見熙甫所爲文大驚以爲當世士無及此者繇是名動四方以選貢入南太學歲庚子茶陵張文毅公考士得其

文謂爲賈董再生將置第一而疑太學多他省人更置第二然自喜得一國士其後八上春官不第蓋天下方相率爲浮游汎濫之詞靡靡同風而熙甫深探古人之微言奧旨發爲義理之文洗洋洋自恣小儒不能識也於是讀書談道於嘉定之安亭江上四方來學者常數十百人熙甫不時出或從其子質問所疑歲乙丑四明余文敏公當分試禮闈予爲言熙甫之文意度波瀾所以然者後余公得其文示同事無不歎服既見熙甫姓名相賀得人主試者新鄭高公喜而言曰此茶陵張公所取以冠南國者今得之有以謝天下士矣廷試入三甲選爲湖州長興縣令長興在湖山閒多盜而好訟熙甫平生之論謂爲天子牧養小民宜求所疾痛不當過自嚴重赫赫若神令閭閻之意不得自通故聽訟時引兒童婦女與吳語務得其情事有可解者立解之無數具獄出死囚數十人旁縣盜發而無故株連者爲洗滌復百人有重囚母死當葬熙甫縱之歸治葬事畢還就獄有勸之逸去者囚不忍相負也然



宿賊四五十家窟宅聯絡依山嶼中數名捕之不能得熙甫率吏士掩之賊蠡起格鬪矢石滿前熙甫目不為瞬竟服其辜大戶魚肉小民者按問無所縱舍嘗夢兩人頭飛來齧臂若有所訴明日有提兩人頭自言奴通其妾輒斬以聞熙甫令罷去潛蹤跡之實欲納奴妾耳遂論如法先生自以負海內之望明習古今成敗卽令召公畢公爲方岳必且參與謀議不令北面受事而已故嘗直行其意縣有勾軍之令每闕一人自國初赤籍所注一戶或數百人及鄰保里甲人人詣縣對簿熙甫不忍騷動百家嘗寢其事大吏弗善也又長興多田之家往往花分細戶而貧戶顧充里甲熙甫心知不可乃取大戶所分子戶爲里甲因以充糧長小民安居自如而豪宗多怨之有蜚語聞將中以考功法公卿大臣多知熙甫者得通判順德具疏乞致仕輦下諸公不爲上熙甫至順德爲土室蓬戶讀書其中不類居官者庚午入賀太僕寺留熙甫纂修寺志以熙甫判順德所掌者馬政也會新鄭高公內江趙公皆平

生愛慕先生時相次入政府遂引先生爲南京太僕寺寺丞而維揚李公復留先生掌制敕修世廟實錄蓋先生晚而登第謂當在天子左右備顧問而栖栖郡縣重致人言意鬱鬱不自得已而列於文學侍從之間且夕且致大用又閣中藏書多世所未見方欲遍觀以盡作者之變亡何不起矣天下士聞者莫不悲之先生於書無所不通然其大指必取衷六經而好太史公書所爲抒寫懷抱之文溫潤典麗如清廟之瑟一唱三歎無意於感人而歡愉慘惻之思溢於言語之外嗟歎之淫佚之自不能已已至於高文大冊鋪張帝王之略表章聖賢之道若河圖大訓陳於玉几和弓垂矢並列珪璋黼黻之間鄭衛之音蠻夷之舞自無所容嗚呼可謂大雅不羣者矣然先生不獨以文章名世而其操行高潔多人所難及者予益爲之歎慕云先生生於正德元年卒於隆慶五年享年六十有六元配魏氏繼配王氏皆從先生之兆再繼費氏別葬有子六人詳具於狀銘曰

秦漢以來作者百家譬諸草木大小畢華或春以榮或秋以葩時則為之匪前是誇先生之文六經為質非似其貌神理斯述微言永歎皆諧呂律匪遵匪盭烝餽有飶造次之間周旋必儒大雅未亡請觀其書

明文在卷八十

明文在卷八十一目錄

墓誌銘

節婦葉氏墓碣銘

魏夫人宋氏墓誌銘

故鄭夫人夏氏新阡碣銘

凌孺人楊氏墓誌銘

胡儼

高啓

宋濂

王守仁

明文在卷八十一

常熟 薛 熙 纂  
吳縣 倪 熹 光 訂

墓誌銘

節婦葉氏墓碣銘

胡儼

歛有節婦姓葉氏諱德壽百歲而終既葬十有四年其曾孫順書其事來北京介子鄉人胡思名詣吾廬拜而乞銘將刻石墓上以昭懿德示子孫辭懇而意誠乃敘而銘諸節婦之父曰遷輔世為歛人生節婦甚鍾愛年十六擇壻得同邑江萊甫而歸之初歸江舅已歿朝夕事姑惟謹罔有闕遺相其夫辛勤以立家克盡婦道既十年萊甫卒節婦時年二十有六無嗣乃以其兄呈甫之次子榮為後榮在乳哺撫育盡其心及長教訓之以義惇然閨門之內精純一心以率其下春秋祭祀之具長幼衣食之需賓親往來之禮皆經營於節婦不以煩其姑而人稱之元末兵亂奉其姑避亂

山谷中服勞奉養未嘗面憂戚之色而姑安之國朝王師平禍亂乃奉姑還督僮奴營舊業土田日墾物產日滋而家益富姑卒喪祭如禮人尤賢之洪武辛未年八十有五郡邑以其事聞詔旌表之署其門曰江萊甫妻葉氏貞節之門仍復其家於是閭里有光子孫蒙休風俗用勸又十有五年而卒實永樂丙戌十一月四日距其生之年故元大德丁未厯甲子六百二十餘世鮮矣以卒之年某月某日葬歙北新州之青平里耐其夫之墓子一人榮也孫二人長仁次祥女二人長適孫善古田知縣次適呂士賢曾孫三人長卽順次堅次保女四人玄孫十一人曰善曰永曰惠曰文曰忠曰希曰政曰淮曰信曰杭曰勝女六人嗚呼洪範五福克全者難五福以壽爲先壽登百齡尤難也世之人自身及子孫者有之及曾孫者爲難至於見玄孫不尤難乎況婦人之修行於閨門人莫得而知至其終身則可知矣若節婦自少喪其夫守志以終其身始末如一日其享期頤蕃子孫揚休聲而垂世範者宜哉天之

與善不誣矣銘曰

金石之堅有時而折冰玉之潔有時而涅嗚呼節婦之志不可奪行皦皦兮女之傑身五福兮名不滅

魏夫人宋氏墓誌銘

高啓

蘇州守江夏魏公以其先太夫人行述授渤海高啓曰吾妣棄吾二十有二年矣遭時多故權厝先塋之左今始得地於吾里黃岡湖東某山之原將以某年月日葬子爲我誌而銘之公昔掌國史啓嘗爲其屬今又居公之野辱以先銘是屬不敢當然亦不敢辭也按夫人姓宋氏武昌蒲圻人宋彈壓官諱時慙之孫女諱某號俊齋之女同郡隱君子碧崖魏先生諱雲瑞之妻也夫人生而穎異七歲能誦曲禮內則曹大家女訓十歲共女事無闕旣長歸先生先生故名家世儒履行高潔夫人相之稱賢配焉居母姑之喪皆過哀疏食終三年待內外親族無異意先生嘗遊齊安遇疾卒於邸有子三人法孫已孫虎孫初聞訃將遣法孫迎喪或曰江多

蛟龍性惡屍以柩渡虞有變宜焚骨歸也夫人哭喻法孫曰是將陷吾母子於大戾也爾忍而父為灰燼乎亟往毋有憚而父善人神必相之矣迄渡風浪帖然喪既還或又曰柩入家弗利夫人曰此固吾夫宅也舍之使何適哉苟有弗利當萃未亡人之身未亡人得從夫於地下足矣卽帷正堂奉安旦夕哭臨逮葬毀瘁幾不能為生嘗謂諸子曰不幸門戶彫落汝父汝伯相繼歿若曹尙誰賴哉宜力學善自立大汝家以慰老人之望母從里中兒嬉也子皆承教惟謹先生庶母羅氏性素嚴號難事夫人始終奉承有順無忤疾則侍粥藥歿則營喪葬皆必誠焉已孫既娶久未有肩夫入曰吾老矣獨不得一抱孫也禱於先夢紫衣人種粟舍垣下告曰此萌也為他日興植汝門之本覺且語已孫曰汝有子祥也既而果生男夫人喜曰神不我誣遂以栗名嘗得眩疾既間曰吾度不能久處人間矣命舁柩堂下沐之曰吾藏身此中無隙則佳耳又命新婦取衣衾當斂者懸之柩餘悉散諸親愛除夕家人進椒

酒夫人起居尚無恙元旦坐堂上親戚為壽畢曰吾明日逝矣為我謝某謝某翊日沐浴更衣坐呼已孫等謂曰吾年七十六壽亦足矣死自我順汝曹勿號慟亂我聽使我得好去也語已遂殂實元至正十年正月二日也法孫蚤世虎孫仕元為岳州路儒學正平江州楊柳灣茶司提領亦先卒已孫今名觀即公也仕國朝歷太常卿翰林學士國子祭酒至今官嗚呼夫人貞孝慈睦其賢卓著如此固非凡婦人所及至於聽言不惑臨終不亂則又士君子識義理者或有所未能而夫人能之豈非難哉雖生不及見子之貴以享其榮養然死而子能以儒學際聖朝爵三品當得褒贈之命象首錦囊以光賁於窀穸又能追述懿行以圖不朽則夫人何憾焉銘曰

維君之嬪貞以視身能教其孤為今名臣卒既有年始歸斯阡時虞未遑豈曰諛焉乃刻銘章載揚幽光永固以安夫人之藏

故鄭夫人夏氏新阡碣銘

宋 濂

至正三年夏五月予來讀書浦陽東明山播閱之倦因默坐木榻上忽鄭君濤喪冠經帶揖予而言曰濤妻夏邕字伯熙生十九年即與濤為配又七年不幸以疾終所遺一小兒曰枋始三歲未能勝薦奠保母掖至柩前教之俛伏枋雖未解事念母不見亦仰首作嗚嗚聲濤見之雖欲以禮制哀不自知涕之從出也言訖泣下數行良久又曰夏氏家本虎林世有顯人邕之曾大父天瑞正議大夫泉州路總管大父若本奉議大夫建德路總管府治中父應孫承事郎兩浙都轉運鹽使司黃巖場監司令司君娶永嘉陳夫人生二女伯即邕季曰穆字叔熙司令君以泰定末來尉浦江遂許以邕配濤以穆配濤之從弟永後十年二女實來濤家去年十月朔穆既先逝今年五月初二日邕復以一病不起胡天之降凶於濤家者若是忍也邕屢有娠不乳及得枋酷愛之至數易乳嫗猶未慊其意聞兒啼聲中心怦怦然自是遂得驚疾疾既劇會司令君卒黃巖邕復哭之哀迨穆之喪但能悲惋已無力出聲猶

日使人視枋惟謹考其行事固無有大異人者然其小心畏慎未嘗一日少懈濤家義聚九世族屬之眾幾二千指邕壹以禮遇之族屬之人咸以端莊靜懿稱其賢邕今已矣將以十二月三日窆於穆之墓北車門塢濤獨憫其以念子之故而致疾幸先生賜之銘使枋粗有知或謁墓下而讀焉則念母之心將油然而生是先生教枋以孝也言訖復泣下嗚呼邕之事誠若過矣世之人誠以父母愛子之心愛其親庸不謂之孝乎是宜銘之以厲吾徒且以警枋也銘曰

母愛之由天衷子報之胡不同倘有人心當省厥躬過是墓者寧不為之改容

凌孺人楊氏墓誌銘

王守仁

古之葬者不封不樹葬之有銘非古矣然必其賢者也然世之皆有銘也亦非古矣而婦人不特銘婦人之特銘也則又非古矣然必其賢者也賢而銘雖婦人其可哉是故非其人而銘之君子不

與也銘之而非其實君子不爲也吾於銘人之墓也未嘗敢以易至於婦人而加審焉必有其證矣凌孺人楊氏之銘也曷證哉證於其夫之狀證於其子之言證於其鄉人之所傳其賢者也孺人之夫爲封監察御史凌公石巖名雲者也石巖之狀謂孺人爲通懷遠將軍之曾孫茂女年十八而來歸姑舅愛之族黨稱之鄉閭則之不悉數其行則賢可知矣子僉憲相子同年賢也地官員外郎楷又賢也孺人之慈訓存焉相嘗爲子言孺人之賢十餘年矣與今石巖之狀同也吾鄉之士遊業於通者以十數稱通之巨族以凌氏爲最凌氏之賢以石巖爲最則因及於孺人之內助其所稱舉與今之狀又同也夫夫或溺譽焉子或溢美焉吾鄉人之言不要而實契斯又何疑矣孺人之生以正統丁卯十二月九日卒於正德癸酉十一月九日壽蓋六十七男四長卽相次棋早卒次卽楷次棻女二孫男八女三曾孫男一女一相將以乙亥正月丙寅附葬孺人於祖塋之左而格於其次迺以石巖之狀來請銘且

問葬合葬非古也周公以來未之有改也先孺人附於祖塋之左昭也家君百歲後將合焉葬左則疑於陽虛右則疑於陰若之何則可予曰附也則祖爲之尊左陽右陰也陽兼陰而主變者也陰從陽而主常者也陽在左則居左而在右則居右陰在左則從左而在右則從右其虛右而從左乎於是孺人之葬遂虛右而從左銘曰

孺人之賢予豈究知知子若夫鄉議是符如彼作室則觀其隅彼昏懵謂予盡誣狼山之西祖塋是依左藏右虛孺人之居

明文在卷八十一

明文在卷八十二目錄

墓誌銘

- 賀氏孫楊二妻墓誌銘 唐順之
- 王冢婦唐孺人墓誌銘 唐順之
- 弟婦王氏墓誌銘 唐順之
- 太學生陳君妻郭孺人墓誌銘 歸有光
- 湛賢母陳太孺人墓誌 王守仁
- 贈淑人孫母錢氏墓誌銘 李東陽
- 陸孺人梅氏墓誌銘 周用
- 鄭君妻洪氏墓銘 方孝孺
- 女如蘭壙志 歸有光
- 寒花葬志 歸有光



明文在卷八十二

常熟薛熙纂  
吳縣王銓訂

墓誌銘

賀氏孫楊二妻墓誌銘

代先大夫作

唐順之

孫孺人者太學生賀君汝勉之妻而楊孺人者汝勉之繼妻也孫孺人卒於正德庚辰七月四日而楊孺人卒於嘉靖辛卯七月八日至是為嘉靖丁酉十一月某日始同葬於先塋之次其地曰官壩而汝勉因以二孺人之銘來請於予予有女嫁於賀而汝勉之女又妻於予甥子女與甥往往能道二孺人之行而況鄉進士姜君為之狀可信也乃不辭而許之孫孺人父承事郎諱堂楊孺人父承事郎諱昂孫賀皆丹陽巨族而楊之族亦望於無錫故二孺人相繼歸於賀而二孺人者又皆柔惠婉婉克媿厥美蓋若生於一家而非二姓之女偶然以聚為一人之婦者初汝勉未有子是

時汝勉與孫孺人年尙少可以有待而孺人已爲汝勉置側室且日夜冀其有子甚於自冀其有子也及病且死猶惓惓以汝勉無子爲意而屬其妾曰汝無子吾不瞑矣又屬其女曰妾幸有子汝同胞也汝善視之其望深而慮遠如平常時而不自知其身之悲也孫孺人既沒而側室果有子其後楊孺人自有子與女矣楊孺人撫側室之子如孫孺人之志而均之於己子不曰吾子嫡也楊孺人嫁孫所遺二女悉其裝以遣之不曰留以嫁吾女也此凡婦人之所難而二孺人能之其操行大略相同而孫既無子楊有子矣而又天孫年止三十有七楊年止二十有七又皆不幸早世嗚呼此汝勉之所以悲慟而必求子銘之使二孺人有傳也汝勉子二人楊孺人生一子九歲而夭其一曰某聘何氏側室劉出也爲楊孺人所撫者而其母故孫孺人所置也女三其二嫁楊銳周書皆孫出而銳者子甥也其一尙幼楊出也爲之銘曰其生也不相識而死其同宅以寧厥魄其死也不偕行而葬其同

銘以垂厥聲

王冢婦唐孺人墓誌銘

唐順之

孺人姓唐氏常之武進人戶科給事中曾可公之孫永州守有懷翁之女禮部郎中無錫王君九巖之婦編修王懋中立道之妻而子順之之妹也孺人後其兄五歲而生於姊妹行爲第三孺人幼穎慧紉組字書不煩於教而若素爲之兄每曰惜女不爲丈夫子而有懷翁亦爲之擇婿後乃得懋中十有七歲而歸二十有六歲以懋中官編修故封三十有三歲而卒其婦於懋中者十有七年王氏故饒而懋中又少貴也孺人從於官者十年然所服御一不改其素非賓燕不設兼肉或懋中偶飯於他所孺人輒爲蔬具問之曰吾適不喜肉耳惟爲懋中肉必手調或一飯數起以爲常懋中始未有子而孺人僅齒踰弱也然已數憂之一日自歸寧載一女子俱還顧謂懋中曰君大宗之後也不可以不亟圖此於卜相皆宜子故爲君置之既乃時時爲理膏沐笄櫛飾容止惟恐不當

懋中意者嗚呼吾母任宜人有少君裙布之儉是以諸女化之而孺人能淡泊搏約於既貴之後任宜人有小星逮下之慈是以諸女化之而孺人能委曲置選於方盛之年蓋所濡染者然也孺人事其姑朱安人朱安人煦濡溫厚無與比孺人於諸妯中尤曲得其歡是以孺人每自喜以爲其在姑之側也如在母之側也其事懋中懋中簡重詳慎內行修飭孺人揣其意所注輒婉爲將順若恐傷之然懋中或有微過則終日不自得其有善未嘗不力從與其閒是以懋中每自喜以爲吾得吾妻也如得吾友也孺人從懋中而北也則念朱安人數千里外款款然如在朱安人之側也其辭懋中於京師而歸事朱安人也則念懋中數千里外款款然如在懋中之側也既死且曠矣索杯羹嘗之以爲甘也目女奴使進懋中所蓋猶如在懋中之側也嗚呼悲矣孺人卒於嘉靖甲辰五月二十一日初懋中在京師欲請歸省令孺人先歸時暑月舟人病寒熱相染有死者孺人以一女子攜數幼兒女與病者同載歷

險數千里固已心恐顛顛幸不病抵家未一月病遂作再旬而卒其病亦寒熱也子一人化弘聘太學生安子介女女二人其一人者母故孺人歸寧時所載與俱還者也嗚呼吾宗自吾曾祖贈給事公而下其男子幸不絕衣冠而女子之貴則自孺人始孺人姊妹凡六人以夫貴者於今兩人其未三十而貴於室也獨孺人爲然然卒奪之年以死豈其豐其嗇固皆適然而值之者耶抑亦數之定而不可益損者耶懋中將以丙午春正月三日葬孺人於前王村之新阡懋中既述孺人之行爲狀矣而予爲之銘曰  
史氏之妹史氏之妻史也狀之史也銘之後有考者其將在茲

弟婦王氏墓誌銘

唐順之

弟婦姓王氏尚書文肅公之曾孫女應天府經歷橫山文炳之女予父永州守有懷翁之中婦予弟郡學生正之之妻也年十八而來嫁其生而貴家女也既嫁而驟見予儒生家所尙一旦解去所御金簪珥悉易以銀而襲其華衣至於中饋女紅率常身先諸僮

奴其所解去金簪珥又以之易銀爲本而經營什一之息拮辛勤生若素處窮約然者其性警慧爽豁故於人情世務不習而曉家人尊卑上一無不宜其舅稱之曰予中婦最能潔茗精饌以適我意於是賓客茗饌有不盡以分屬之諸婦而多以屬之中婦者其母徐孺人聞之曰是在我側固然固知其能事舅也其妯子妻莊稱之曰吾嬭最能得我心事於是心腹委曲有不可以諮於其夫而必以諮之姆嬭聞者其姊妹聞之曰是在姊妹中固然固知其能睦於其妯也其始歸予弟三載而兩娠皆半胎而墮卽以後嗣爲急偶予弟從予自宜興歸入室見一女子訝問之知所置妾也予弟靳靳以年始弱冠爲辭不御而遣之後五六年竟無子乃更爲置妾至親爲之膏髮整容惟恐不當予弟意居常夫婦間相得歡甚也及置妾則每使其妾得以時御而不以已故妨之其在姊妹五人中最得其母徐孺人意初橫山公卒母以意遺之二百金乃以母當總總時不忍受其後母且卒以金簪分與諸女爲訣

其所分又獨倍諸女乃復以獨厚爲嫌而併辭其所同得者嗚呼其能置妾於中年無子之日不足爲難而能置妾於少年始婚之時則爲難能辭金於母存之日不足爲難而能辭金於終母之身則爲難蓋自少知書終日未嘗去手每覽至古人奇節輒激烈自詫恨其不爲男子予以爲正使其爲男子必能磊磊植立不媚妬以敗人之國不貨賄以自污其身可知也與予弟夫婦間相得歡甚而警戒相成之者尤切始予父宦於外予獨與弟居弟或所過動也乃不喜而謂曰子縱不自愛其若汝兄何又且爲之隱護不使人知蓋恐以是見尤於其兄而或至於相疏也弟有一善可稱也則喜而謂之曰非子之能其汝兄薰染使然蓋以是深動予弟而欲其與兄相親善也以是予弟能知強於爲善而兄弟之好益密彌縫從臾其間蓋有助焉以彼才且賢宜其多男子享高壽而竟以無子夭死其死也又以產此則理數之不可知者也自其始連娠而墮則己不專意於自娠矣旣置妾固日夜以娠望之妾也

及自娠矣眾且以不妬之報庶或在此而竟以是死謂之何哉謂  
 之何哉其卒以嘉靖丁未六月初五日年二十有九葬以卒之年  
 十二月十三日附於其姑予母任宜人兆之右方銘曰  
 詩詠螽斯洗洗振振嗟彼淑媛罹此不辰讓娠於妾不欲自娠幸  
 自有娠卒災其身造物報施孰云可信惟其美行久而不泯伯氏  
 銘之以垂家人

太學生陳君妻郭孺人墓誌銘

歸有光

孺人姓郭氏長洲人太學生諱受益之子歸陳氏工部都水司郎  
 中諱天貴之子婦太學生大雅之妻也年四十有四以嘉靖三十  
 四年七月二十九日卒太學生為治葬事遣其子良謨來請銘初  
 孺人始歸陳氏太學日游庠舍不能治生產幾無以自膳孺人父  
 母家在吳淞江上田肥美歲多收為捐嫁時衣被財物買田廬每  
 歲之冬即往收獲迨春而回凡賓祭補紉饔饍一任其勞以時節  
 縮而用其功纖麗之服珍華之飭屏去不御親黨有邀為宴會者

曰飲酒非婦人事輒謝之辛勤二十餘年家用可以給而夫君以  
 年資貢入太學滿次謁選當為州縣官不日有祿養而教育其子  
 為進士業亦既有成矣一旦構危疾自知其不起為其子女從容  
 敘述生平言始為婦以至於今其勤勞如此若操舟渡江舟中之  
 人僅已登岸而操舟者沒焉因唏噓不自己家人度為視須若干  
 直孺人聞之即曰吾不須此木當若干直可也又曰吾生自謂盡  
 瘁於爾家若得片石求能文者誌吾墓足矣予聞而傷之孺人以  
 女子有志於名後世即其平生之志有不容沒沒者予讀谷風之  
 詩蓋夫婦之變也其稱所以為其夫者曰何有無龜勉求之至  
 於旨蓄以御冬甚微細者亦自言之疊疊不厭千載而下可以見  
 為人婦者之心也其亦可悲也已孺人生子男二人良謨長洲縣  
 學生良口尚幼女子一人適李春陽吳縣學生孫男女二人其葬  
 在武邱鄉卒之明年正月二十四日也銘曰  
 郭氏巨族居差方里大臚貶封亦以吳起來嬪陳宗實相厥美致

其畜藏勤恣自喜悲彼褸衣不能為婢一世之志迫於短晷不承其享貽後之祉

湛賢母陳太孺人墓誌

王守仁

湛子之母卒於京師葬於增城陽明子迎而弔諸龍江之滸已湛子泣曰若水之辱於吾子蓋人莫不聞吾母歿而子無一言人將以病子陽明子曰名者為之銘矣表者為之表矣某何言雖然良亦無以紓吾情吾聞太孺人之生七十有九其在孀居者餘四十年端靖嚴潔如一日既老雖其至親卑幼之請謁見之未嘗踰閭也不亦貞乎績麻舂梁教其子以顯嘗使從白沙之門曰盍學聖人而未至也不亦知乎恤其庶姑與其庶叔化厲為順撫孤與女愛不違訓不亦慈乎已膺封錫祿養備至而縞衣蔬食不改其初不亦儉乎貞知慈儉老而彌堅不亦賢乎請著其石曰湛賢母之墓湛子拜泣而受之既行人曰湛母之賢信矣若湛子之賢則吾猶有疑焉湛子始以其母之老不試者十有三年是也復出而取

上第為美官則何居母亦老矣又去其鄉而迎養既歸復往卒於旅則何居陽明子曰是焉足以疑湛子乎夫湛子純孝人也事親以老於缺畝其志也其出而仕母命之也其迎之也母欲之也既歸而復往母泣而強之也是能無從乎無大拂於義將東西南北之惟命彼湛子者亦豈以人之譽毀於外者以易其愛親之誠乎曰湛子而是則湛母非歟曰焉足以非湛母乎夫湛父之早世也屬其子曰必以顯吾世故命之出者行其夫之志也就之養者安其子之心也強之往者勉其子之忠以卒其夫之願也昔者孟母斷機以勵其子蓋不歸者幾年君子不以孟子為失養孟母為非訓今湛母之心亦若此而湛子又未嘗違乎養也故湛母賢母也湛子孝子也然猶不免於世惑吾雖欲無言也可得乎

贈淑人孫母錢氏墓誌銘

李東陽

戶部尚書孫君志同之父之喪子嘗為作銘及母錢氏喪銘弗及備意有所待也越十有九年自述行狀二千言以請予讀既歎曰

世所述先德有能詳且實如是者乎按錢氏出鎮江丹徒祖忠謫  
 成湖廣始居安陸與孫同里閭父廣於素庵翁雅厚遂許聘其子  
 資政公孟恕逮事舅姑並致孝敬體素弱始不習勞聞姑戒躬率  
 婢使至窮日夜舅老病嗽晨起須茗飲淑人每夙興製茗姑喜肉  
 炙躬執炊爨暑必近火自始嫁至垂老饗饋如一日親喪以舅姑  
 在不敢過哀私居縞素定省必易服從事公性嚴肅雖細事必稟  
 而後行有所怒則為寬解家法不置乳母生五子六女皆自抱負  
 紉綴至得婦乃已素好潔祭饗器必自滌每澣絺葛立夏日中以  
 手熨抑俾燥濕得所用不矜物衣雖久不垢敝裁翦繒錦不遺餘  
 質積至數千片輾合補葺五色間錯粲然成文公弟妹七人處以  
 和嫻不失辭色外睦兄姊孤且貧者遇之尤厚以暨諸嫻戚皆然  
 鄰婦死無棺假以佳木鄉黨患難亦周之以成公志公嘗謂曰吾  
 婚嫁粗畢夫婦當偕老脫我得多算則願分以益汝無相先後淑  
 人少公一歲後一年卒皆壽六十有一始封安人進宜人贈恭人

淑人至夫人而公亦加贈如志同官資政者尙書階也戶部以郎  
 中歸省而公喪在弘治甲寅歲踰年而夫人亦卒是為乙卯正月  
 十有一日十有二月二十有九日合葬雞籠山之墓異棺同槨乃  
 戶部所親製以義起者蓋於是寡遺憾焉五子者戶部名交以學  
 行致通顯次弘胖求宜胖宜早卒女一壻曰指揮僉事胡鎮孫七  
 曰州學生文煥曰元曰文獻曰文奎曰京曰文某曰文采女孫四  
 曾孫一曾孫女二嗟夫女德不外見若戶部之孝且文能自紀述  
 則雖動容跬步之細皆身教也由是敘銘之欲以與父德並傳顧  
 不可哉銘曰  
 有子如此無問其母以柔濟剛惟嚴之輔惟德是似質固其有有  
 潛弗彰澤故能久惟言在口若書在手同堂合壙終獲其所我銘  
 封君茲繼其後

陸孺人梅氏墓誌銘

周用

孺人梅氏諱某世居吳江之瓢谿父寬嘗授以孝經小學能通其

大義適縣之陸氏良濟良濟治經藝為縣學生既而入太學卒業留孺人以養其父橘莊翁母張氏孺人周旋順適其舅姑若不知其子之不在左右也良濟之兄有公逋累歲不能舉有司逮而繫之獄或謂孺人曰伯也誠得如仲也某所田鬻而輸之則可免蓋賈倍而售易也孺人曰田宅凡以與子孫也乃以與吾舅姑之子則豈不若與吾之子乎即以告良濟曰業已許之矣吾固知君不吝也良濟謁選吏部授吉水簿人有訴其妻以竊盜而欲去之者以其子為證良濟疑不署其牒間以語孺人孺人曰直父無母也直母無父也為子不亦難乎且夫夫以義制子以恩屬官以法裁誦法信恩猶可以訓若其誣也人謂我何良濟乃召其子而問之曰而母盜而父財有諸曰有之則又問曰而父誣而母也殆無之曰無之乃謂其父曰是誣也吾貴汝吾不忍若母子也其人乞勿終訟而以妻子歸於是吉水人謂陸君為政將不欲吾民之有鰥寡孤獨者也鄉人稱陸君於家宜其兄於官宜於民凡亦有賴於

內之助焉耳孺人生於某年七月初三日卒於嘉靖五年八月初八日年六十有八子男三人長琇次琨俱縣學生學有成業次璆女一人適顧樞孫男五人應登應庸應隆應期應望女三人長適盛廩餘未聘良濟卜以某年月日葬孺人於某鄉新塋先期遣琇以狀來乞銘用與琇同志而誼好所不敢辭遂取其淑行載於狀可以特書者序而為之銘銘曰  
賢其夫以其婦賢其子以其母昭厥美我何有昌爾後益爾壽高原膺從其右貞珉辭永無咎

鄭君妻洪氏墓銘

方孝孺

予與浦陽鄭君楷游東明山之麓過青松岡見冢焉鄭君惕然色變趨冢前揖揖已環視兆域凝立不忍違予招而問之曰此冢與君有故耶何悲之甚也君泣曰我先妻洪媛之冢也吾惡能無悲乎昔我父之女兒適同里洪蓮生女媛而卒洪鄭氏世戚也故媛歸於我媛五歲時其母病涕泣禱於神請以身代及母卒哀慟不



欲生聞者爲之椎心九歲父娶後母鍾媛曲意奉承事之如已母  
洪故多費日招賓客飲酒女妓羅列彈箏擊缶聲嘈嘈欲沸諸女  
競出褰簾睇觀不休獨媛若無所聞閉戶業組紉足未嘗越戶闕  
其族人教女者必曰何不効媛耶年二十歸我諸姊妹數十人共  
一堂食媛恭敬敏慧俯仰其間無不悅者尤得我母周夫人心預  
測其意而將順之不待其言我母有疾者累年媛節適飽饑寒煥  
調湯藥扶持臥起雖久不慙去左右值吳越亂夜半訛言寇且至  
家人皆入山谷我與媛奉母出匿鄰人室我母顧媛曰我病去死  
近不足恤爾少曷不自爲計媛曰死則與姑俱死耳敢他之乎旣  
而我母終媛方免乳故羸憊復哀號頓毀適媛得熱病猶朝夕哭  
奠不已諸母見其病日甚勸稍食魚肉媛泣不肯哭愈哀會我母  
小祥時媛已不能行呼媵女扶至帷前奠哭哭已仆地由是浸劇  
逾三月竟死死於洪武庚戌七月十三日年僅二十有七十一月  
某日葬於某處媛將死時語我曰越百日卽葬我而歸主家廟吾

問其故媛曰先姑靈几在堂而妾柩復存焉寧不重傷君舅之心  
乎我收淚諾之精神垂死不少亂語家事無一遺者生一女然一  
男耀時尙幼其死時盼睐者久之而後逝嗚呼猶在我目中也吾  
安能忘哉子欲慰我悲其肯爲我銘耶予曰媛行應銘法非恆婦  
人比其死誠可惜也且予與子善銘實宜媛字子姬祖與曾祖天  
錫銘曰

質之姘德又孔嘉而命則不遐嗚呼其鄭君兮奈何

女如蘭壙志

歸有光

須浦先塋之北纍纍者故諸殤冢也坎方封有新土者吾女如蘭  
也死而埋之者嘉靖乙未中秋日也女生踰周能呼予矣嗚呼母  
微而生之又艱予以其有母也弗甚加撫臨死乃一抱焉天果知  
其如是而生之奚爲也

寒花葬志

歸有光

婢魏孺人媵也嘉靖丁酉五月四日死葬虛邱事我而不卒命也

夫婢初媵時年十歲垂雙鬟曳深綠布裳一日天寒爇火煮勃薺熟婢削之盈甌予入自外取食之婢持去不與魏孺人笑之孺人每令婢倚几旁飯卽飯目睚冉冉動孺人又指予以爲笑回思是時奄忽便已十年吁可悲也已

明文在卷八十二

明文在卷八十三目錄

傳

鐵崖先生傳

謝翱傳

貝瓊

胡翰

明文在卷八十三

常熟薛熙纂  
同里周震生訂

傳

鐵崖先生傳

貝瓊

鐵崖先生者名維楨字廉夫姓楊氏世為紹興山陰縣人母李氏  
夢金駒自月墮於懷既寤生先生少穎悟好學日記書數千言父  
宏為築萬卷樓鐵崖山中使讀書樓上懼性弗顛易怠去梯輓轡  
傳食積五年貫穿經史百氏雖老師弗及因號鐵崖登元泰定丁  
卯進士第授承事郎天台縣尹未幾丁父憂服闋改紹興錢清場  
司令坐損鹽久不調遂放浪錢唐與道士張雨遊西湖南山窮日  
夜為樂至正初詔徵天下儒臣修遼金宋三史先生不得預史成  
正統訖無定論乃著正統辨其詞曰正統之說何自而起乎起於  
夏后傳國湯武革世皆出於天命人心之公也統出於天命人心

之公則三代而下歷數之相仍者可以妄歸於人乎故正統之義立於聖人之經以扶萬世之綱常聖人之經春秋是也春秋萬代史宗也首書王正於魯史之元年者大一統也五伯之權非不强於王也而春秋必黜之不使奸此統也吳楚之號非不竊於王也而春秋必外之不使僭此統也然則統之所在不得以割據之地僭偽之名而論之也尚矣先正論統於漢之後者不以劉蜀之祚促與其地之偏而奪其統之正者春秋之義也彼志三國者降昭烈儕吳魏使漢嗣之正下與漢賊並稱此春秋之罪人矣復有作元經自謂法春秋者而又帝北魏黜江左其失與志三國者等爾以致尊昭烈續江左兩魏之名不正而言不順者大正於宋朱氏之綱目焉或問朱氏述綱目主意曰在正統故綱目之挈統者在蜀晉而抑統者則秦昭襄唐武氏也至不得已以始皇之廿六年而始繼周漢始於高帝之五年而不始於降秦晉始於平吳而不始於秦和唐始於羣盜既夷之後而不始於武德之元又所以法

於春秋之大一統也則今日之修遼金宋三史者宜莫嚴於正統與大一統之辯矣自我世祖皇帝立國史院嘗命承旨百一王公修遼金二史矣宋亡又命詞臣通修三史矣延祐天歷之間屢勤詔旨而三史卒無成書者豈不以三史正統之議未決乎夫其議未決者又豈不以宋渡於南之後拘於遼金之抗於北乎吾嘗究契丹之有國矣自灰牛氏之部落始廣其初枯骨化形戴猪服豕荒唐怪誕中國之人所不道也八部之雄至阿保機披其黨而自尊迨耶律光而其勢浸盛契丹之號立於梁貞明之初大遼之號改於漢天福之日自阿保機訖於天祚凡九主歷二百一十有五年夫遼固唐之邊疆也乘唐之衰草竊而起石晉氏通之且割幽燕以與之遂得窺覷中夏而石晉氏不得不亡矣而議者以遼承晉統吾不知其何統也金之有國始於完顏氏實又臣屬於契丹者也至阿骨打苟逃性命於道宗之世遂敢萌人臣之將而篡有其國僭稱國號於宋重和之元相傳九主凡歷一百一十有七年

而議者又以金之平遼克宋帝有中原而謂接遼宋之統吾又不知其何統也議者又謂完顏氏世爲君長保有肅慎至太祖時南北爲敵國素非君臣遼祖神冊之際宋祖未生遼祖比宋前興五十餘年而宋嘗遣使卑詞以告和結爲兄弟晚年遼爲翁而宋爲孫矣此其說之曲而陋者也漢之匈奴唐之突厥不皆興於漢唐之前乎而漢唐又與之通和矣吳魏之於蜀也亦一時角立而不相統攝者也而秉史筆者必以匈奴突厥爲紀傳而以漢唐爲正統必以吳魏爲分繫而以蜀爲正綱何也天理人心之公閱萬世而不可泯者也議者之論五代又以朱梁氏爲篡逆不當合爲五代史其說似矣吾又不知朱晃之篡克用氏父子以爲仇矣契丹氏背唐兄弟之約而稱臣於梁非逆黨乎春秋誅逆重誅其黨契丹氏之誅當何如哉且石敬瑭事唐不受其命而篡其國亦非正矣契丹氏虜出帝改晉爲遼漢興而人心應漢謂之承晉又可乎縱承晉也謂之統可乎又謂東漢四主遠兼郭周宋至興國四年

始受其降遂以周爲閏以宋統不爲受周禪之正也吁苟以五代之統論之則南唐李昇嘗立大唐宗廟而自稱爲憲宗五代之孫矣宋於開寶八年滅南唐則宋統繼唐不優於繼漢繼周乎但五代皆閏吾無取其統焉吁天之歷數自有歸代之正閏不可紊千載歷數之統不必以承先朝續亡主爲正則宋興不必以膺周之禪接漢接唐之閏爲統也宋不必膺周接漢唐爲統則遂謂歐陽子不定五代爲南史爲宋膺周禪之張本者皆非矣當唐明宗之祝天自以涼德不任社稷生靈之主願天早生聖人自是天人交感而宋太祖生矣天厭禍亂之極使之君長中國非欺孤弱寡之所致也朱氏綱目於五代之年皆細注於歲之下其遺意固有待於宋矣有待於宋則直以宋接唐統之正矣而又何計其受周禪與否乎中遭陽九之厄而天猶不泯其社稷瓜瓞之系在江之南子孫享國又凡百有五十有五年金泰和之議以靖康爲遊魂餘魄比之昭烈在蜀則泰和之議故知宋有遺統在江之左矣而金

明史卷八十三  
三  
欲乘其未絕爲得統可乎好黨君子遂斥紹興爲僞宋吁吾不忍道矣張邦昌迎康邸之書曰由康邸之舊藩嗣宋朝之大統漢家之厄十世而光武中興獻公之子九人而重耳尙在茲惟天意夫豈人謀是書也邦昌肯以靖康之後爲遊魂餘魄而代有其國乎邦昌不得革宋則金不得以承宋是則後宋之與前宋卽東漢西漢之比耳又非劉蜀牛晉族屬疏遠牛馬疑迷者之可以同日語也論正閏者猶以正統在蜀正朔相承在江東矧嗣祚親切比諸光武重耳者乎而又可以僞斥之乎此宜不得渡以南爲南史也明矣再考宋祖生於丁亥而建國於庚申我太祖之降年與建國之年亦同宋以甲戌渡江而平江南於乙亥丙子之年而我王師渡江平江南之年亦同是天數之有符者不偶然天意之有屬者不苟然矣故我世祖平宋之時有過唐不及漢宋統當絕我統當續之喻是世祖以歷數之正統歸之於宋而以今日接宋統之正自屬也當時一二大臣又有奏言曰其國可滅其史不可滅也是

又以編年之統在宋矣論而至此則中華之統正而大者皆不在遼金而在於天付生靈之主也昭昭矣然則論我元之大一統者當在平宋而不在平遼與金之日又可推矣夫何今之君子昧於春秋大一統之旨而急於我元開國之年遂欲接遼以爲統至於佛天數之符悖世祖君臣之喻逆萬世是非之公論而不恤吁不以天數之正華統之大屬之我元承乎有宋如宋之承唐唐之承隋承晉承漢也而妄分閏代之承欲以荒邈非統之統屬之我元吾又不知今之君子待今日爲何時待今聖人爲何君也哉嗚呼春秋大一統之義吾已悉之請復以成周之大統明之於今日也文王在諸侯位凡五十年至三分天下有其二遂誕受天命以撫方夏然猶九年而大統未集必至武王十有三年伐紂有天下商命始革而大統始集焉蓋革命之事間不容髮一日之命未絕則一日之統未集當日之命絕則當日之統集也宋命一日而未革則我元之大統亦一日而未集也成周不急於文王五十年武王

十三年而集天下之大統則我元又豈急於太祖開國五十年及世祖十有七年而集天下之大統哉抑又論之道統者治統之所在也堯以是傳之舜舜以是傳之禹湯禹湯以是傳之文武周公孔子孔子沒幾不得其傳百有餘年而孟子傳焉孟子沒又幾不得其傳千有餘年而濂洛周程諸子傳焉及乎中立楊氏而吾道南矣既而宋亦南渡矣楊氏之傳爲豫章羅氏延平李氏及於新安朱子朱子沒而其傳及我朝許文正公此歷代道統之源委也然則道統不在遼金而在宋在宋而後及於我朝君子可以觀治統之所在矣嗚呼世隔而後其議公事久而後其論定故前代之史必修於異代之君子以其議公而論定也晉史修於唐唐史修於宋則宋史之修宜在今日而無讓矣而今日之君子又不以議公論定者自任而又諉曰付公論於後之儒者吾不知後之儒者又何儒也此則予爲今日之君子之痛惜也今日堂堂大國翰林鉅儒議事爲律吐詞爲經而正統大筆不自豎立又闕之以遺將

來不以遺千載綱目君子之笑爲厚恥吾又不知負儒名於我元者何施眉目以誦孔子之遺經乎洪惟聖天子當朝廷清明四方無虞之日與賢宰臣親覽經史有志於聖人春秋之經制故斷然定修三史以繼祖宗未遂之志甚盛典也知其事大任重以在館之諸賢爲未足而又遣使草野以聘天下之良史才負其任以往者有其人矣問之以春秋之大法綱目之主意則槩乎其無言也嗚呼司馬遷易編年爲紀傳破春秋之大法唐儒蕭茂挺能議之孰謂林林鉅儒之中而無一蕭茂挺其人乎此草野有識之士之所甚惜而不能倡其言於上也故私著其說爲宋遼金正統辨以俟千載綱目君子云若其推子午卯酉及五運之王以分正統之說者此日家小技之論王勃兒輩之佞其君者爾君子不取也吾無以爲論辯出見者趨之謂其正大光明雖百世之下無以易之者欲獻不果去遊吳興遂至姑蘇而華亭大姓呂翁延於家誨子弟八年始除杭州四務提舉同年楊子宣爲江浙省參知政事惜

其才欲薦於朝疏未上卒十二年汝穎兵起南北騷然先生既受  
代卽辟地富春山後依元帥劉九九於建德九九敗後挈家歸錢  
唐艱難困踣嘯歌自若十八年太尉張士誠知其名欲見之不往  
繼遣其弟來求言因獻五論及復書斥其所用之人其略曰閣下  
乘亂起兵首倡大順以獎王室淮吳之人萬口一詞以閣下之所  
爲有今日不可及者四兵不嗜殺一也聞善言則拜二也儉於自  
奉三也厚給吏祿而奸貪必誅四也此東南豪傑望閣下之可與  
有爲也閣下孜孜求治上下決不使相徇也直言決不使遺棄也  
毀譽決不使亂真也惟賢人失職四民失業者尙不少也吾惟閣  
下有可畏者又不止是動民力以搖邦本用吏術以括田租銓放  
私人不承制出納國廩不上輸受降人而不疑任忠臣而復貳也  
六者之中有其一二可以喪邦閣下不可以不省也況爲閣下之  
將帥者有生之心無死之志矣爲閣下之守令者有奉上之道無  
恤下之政矣爲閣下之親族姻黨者無祿養之法有奸位之權矣

某人有假佞以爲忠者某人有託詐以爲直者某人有飾貪虐以  
爲廉良者閣下信佞爲忠則臣有靳尚者用矣信詐爲直則臣有  
趙高者用矣信貪虐爲廉良則蹠躄者進隨夷者退矣又有某繡  
使而拜虜乞生某郡太守望敵而先遁閣下禮之爲正人養之爲  
大老則死節之人少賣國之人眾矣是非一謬黑白俱紊天下何  
自而治乎及觀閣下左右參議贊密者未見其砭切政病規進閣  
下於遠大之域者使閣下有可爲之時有可乘之勢而迄無有成  
之効其故何也爲閣下計者少而爲身謀者多則誤閣下者多矣  
身犯六畏釁闕多端不有內變必有外禍不待智者而後知也閣  
下狃於小安而無長慮此東南豪傑又何望乎僕旣老且病爵祿  
不干於閣下惟以東南切望於閣下幸采而行之毋蹈羣小誤人  
之域則小伯可以爲錢鏐大伯可以爲晉重耳齊小白也否則麋  
鹿復上姑蘇臺始憶東維子之言於呼晚矣東維子蓋晚年所號  
也眾惡其直且目爲狂生時四境日蹙朝廷方倚丞相達識帖木



見為保障而納賄不已復上書風之由是不合久之徙松江受業者益眾雖武夫悍卒識與不識皆知其文為重大明革命召諸儒考禮樂洪武三年正月至京師年已七十有六有疾得請歸夏六月卒太守林孟善為買地葬之先生為人尚峻絕之行接引人物稱之恆過其實士以此感附之而於負者亦未嘗校曲直他日遇之如初有貴游子既破產流落淞上數踵其門竟持所購倪雲林畫去左右欲辱之曰吾哀其困使往見一達官以書畫為介耳非盜也務掩人過如此性不好飲特溺於音樂出必從以歌童舞女為禮法士所疾一日遊盤龍塘夜抵普門寺宿盜伺其亡盡竊所蓄物黎明家人往白之賦詩不輟直語客曰老鐵在是區區長物又奚恤眾服其器家隱三吳屢遷其居有曰草玄閣曰藉景軒曰柱頰樓其曰小蓬臺者以紹興之山名蓬萊示不忘鄉里云後止臺上不復下且榜於門曰客至不下樓恕老懶見客不答禮恕老病客問事不對恕老默發言無所避恕老迂飲酒不輟樂恕

老狂所著春秋大意左氏君子議史鉞麗則遺音及志序碑銘贊頌古樂府近體五七言詩饒歌鼓吹曲凡若干卷行於世論曰元繼宋季之後政靡文抗鐵崖務鏟一代之陋上追秦漢雖詞涉夸大自姚虞而下雄健而不窘者一人而已湖南李祈評其所作曰玉光劍氣自不可掩身屢誣而名益昌良有以夫仕止典市官卒不得大用噫君子之所貴又豈位也哉

謝翱傳

胡翰

謝翱字皋羽建寧人也家故羸於財父鑰居喪哀毀人稱其孝宋咸淳初翱試進士不第慨然求諸古以文章名家元兵取宋宋相文天祥亡走江上逾海至閩檄州郡大舉勤王之師翱傾家貲率鄉兵數百人赴難遂參軍事天祥轉戰閩廣至潮陽被執翱匿民間流離久之間行抵句越句越多閱閱故大族而王監簿諸人方延致游士日以賦詠相娛樂翱時出所長諸公見者皆自以為不及不知其為天祥客也然終不自明且念久不去人將虞我矣乃

去而之越之南鄙依浦陽江方鳳時永康吳思齊亦依鳳居二人無變志又皆高年遂俱客吳氏里中得其餘日以自適一不問當世事翺嘗上會稽循山左右窺祐思諸陵西走吳會東入鄞過蛟門臨大海所至獻歔流涕晚愛睦州山水浮七里瀨登嚴光釣臺北向舉酒以竹如意擊石歌曰魂歸來兮何極魂去兮關水黑化為朱鳥兮有噉焉食歌已失聲哭人莫詰其誰何唯鳳與思齊深悲之初江端友呂居仁朱翺辟地白雲源源故方干所居在釣臺之南翺率其徒游焉願卽此爲葬地作許劍錄及翺居錢唐病革語其妻劉曰我死必以骨歸方鳳葬我許劍之地鳳聞訃訖如其言鳳字韶卿由太學生授容州教授治毛氏詩陳宜中當國禮下之命其二子大登小登受業焉同郡黃潛柳貫皆出其門好獎拔士有一善未嘗不與之進思齊字子善其學本之外祖陳亮用蔭補官攝嘉興丞數以書干宋臣用事者言賈似道母喪不宜賜鹵簿責文及翁顧忌爭不力猶不爭耳又言御史俞浙以論謝堂去

職宰相附貴戚塞言路如朝廷何思齊雖有寒疾耳聾遇事不以勢移不以貧屈自號全歸子云

媯仲子曰翰少客浦陽望仙華寶掌諸山從搢紳學者問翺時事未嘗不喟然爲之太息於是訪其論著之文翺有晞髮集鳳有嚴南集思齊有全歸集三家者惟翺集備焉其詞隱其指微大要類其行事是時元新有天下士大夫於宋事多諱言之鄞江任士林稱翺善哭如唐衢豈其情哉豈其情哉

明文在卷八十三

明文在卷八十四目錄

傳

危孝子傳

宋濂

歸氏二孝子傳

歸有光

二孝子傳

王叔英

崔鑑傳

吳桂芳

唐珏傳

張孟兼

義士楊景和墳傳

張弼

杜環小傳

宋濂

李疑傳

宋濂

明文在卷八十四

常熟薛熙纂

大治余光炳訂

危孝子傳

宋濂

臨海孝子危貞昉字孟陽事親以孝聞其父孝先洪武辛亥進士擢官麟游丞再遷陵川坐法謫役江浦縣貞昉時為郡學諸生聞之奔訴於郡守欲走代之守以其名隸學籍難其行貞昉號泣於庭曰人孰無父哉奈何獨沮於我也左右為之言獲如其請即日

上道詣京師伏闕上疏曰臣父陵川丞孝先不幸絰吏議輸作大江之濱筋力向衰不能執事大母范春秋踰九十旦旦念之恐染霜露疾無以遂其菽水之忱終天之憾或及其身臣犬馬之齒方殷願代父作勞使其歸養雖即死無恨聖天子以孝治天下惟哀矜焉疏奏上惻然從之貞昉乃解儒衣易短製欣然就役施施無

難色然質體尪弱不勝負任之苦越七月病卒貞昉通周易兼能學唐人歌詩性剛直讀古忠孝事歛衽久之且曰使貞昉生其時亦當若是爾遇交友患難蹈湯火赴援不為利害惑卒時年二十八聞者皆悲之

為說者曰父子體殊而氣同者也故古之孝子不以身自私非過激也宜也有如貞昉者詣闕上疏欲代父受役毅然以死自誓惟知有父而不知有身其殆近於古之孝子者非耶嗚呼死生於人大矣貞昉之死於孝是有益於天衷民彝之重無愧於俯仰無慊於神明奚翅足矣他尚何說哉彼悖德犯上者亦曷嘗不死其死也如敗豚腐鼠人孰稱道之視吾貞昉則若威鳳之翔千仞可望而不可即得與失又為何如哉貞昉之名宜登國史以風厲四方予舊史官也特為立傳使秉直筆者他日有采焉

歸氏二孝子傳

歸有光

歸氏二孝子予既列之家乘矣以其行之卓卓而身處微賤獨其

宗親隣里知之於是思以廣其傳焉孝子鉞字汝威早喪母父更娶太倉娘太倉娘既有子孝子由是失愛父提孝子太倉娘輒索大杖與之曰無徒手傷乃力也家貧食不足以贍每竈突煙舉釜鬲間氣蒸然矣太倉娘譏數孝子不置父大怒逐之於是乃母子飽食孝子數困頓匍匐道中比歸父母相與言曰有子不居家在外作賊耳父復杖之屢瀕於死方孝子依依戶外欲入不敢俯首竊淚下鄰里莫不憐也父卒太倉娘獨與其子居擯孝子不見因販鹽市中時私其弟問母飲食致甘鮮焉正德庚午大飢太倉娘不能自活孝子往涕泣奉迎母內自慙終感孝子誠懇從之孝子得食先母弟而已有飢色弟尋死太倉娘終身怡然諸與孝子游者皆曰吾未嘗見孝子言其母若何孝子少飢餓面黃而體瘠小族人呼為菜大人嘉靖壬辰孝子無疾卒孝子既老且死不自知其孝也繡字華伯孝子之族子亦販鹽以養母已乃坐市舍中賣麻與弟紋緯友愛無何緯以不法坐繫華伯力為營救又不自

檢犯者數四華伯所轉賣者計常終歲無他故纔給蔬食一經吏卒過門輒耗始終無愠容華伯妻朱氏每製衣必三襲令兄弟均平曰二叔無室豈可使郎君獨被完潔耶叔某亡妻有遺子撫愛之如己出然華伯人見之以為市人也

贊曰二孝子出於販夫販婦之間平生不識詩書而能以純懿之行自飭於無人之地遭罹屯變無恆產自潤而不困折斯亦難矣華伯夫婦如諧瑟汝威卒變頑嚚考其終皆有以自達由是言之士之獨行而憂寡和者觀此可少愧也

二孝子傳

王叔英

予在眾中往往聞孝子慈弟義婦事未嘗不為之感激流涕欲錄傳之以為世勸而恨不得其詳洪武某年間有兄弟二人以其伯兄坐法當死各自縛為當刑者哀訴於午門願代兄死上問其故二人者言曰臣少無父非兄無以至今日今兄當刑臣誠不忍見兄死而獨存故願以二身贖兄一身惟陛下聽之上疑其非誠或

有教之者因許其代而戒行刑者曰第試其人如有難色則殺之無難色則舍之二人者皆延頸待刃遂止不殺一時見聞者無不歎息泣下上大嗟異之將赦其兄命未下御史大夫陳寧獨以為不宜以是得赦卒殺其兄此可謂慈弟也又得婦四人焉其一人夫為變得罪臨刑戒之曰吾死汝年少貧無以為守當再嫁耳慎勿嫁軍人農人樵夫庶可相保也語時當深塹上謂夫曰汝尚未知吾志乎遂投於塹而死其一人夫臨刑脫首簪市酒肉啖之曰吾當與子共死也竚視其夫河橋上夫既死即自投於河又其二入妯娌也其夫兄弟以黨人受戮家人財產盡沒於官婦人則當給官為婢其妯娌二人相謂曰吾夫已死吾二人縱無他辱於義猶難獨生況又有他辱乎遂皆自經而死是四婦者可謂義矣予欲各為之傳以傳於世既不得其人之姓名與其事之詳以是輒不得錄以予一人所聞如此則予之所不聞者可勝道哉予觀前代史傳求其事之卓卓如此者蓋寡豈多有其事將亦如予之不

聞其詳而不得錄耶抑異時誠少有之而特盛於今耶予固不得而深辨矣然幸而得其詳者烏可使之無傳乎予於同邑得一人焉曰陳圭於同郡得一人焉曰朱煦皆孝子可書也作二孝子傳陳圭字錫玄台州黃巖人也其父叔弘與其鄉人多仇圭常諫之後其仇人以贓告叔弘罪當死圭以狀告於通政司曰圭爲子不能諫其父以陷於不義得罪死此圭之不孝所致義當死罪於圭之身原圭父使將自新誠不勝至願通政司以聞上大喜曰不意今日乃復有孝子宜赦其死俟天下百官朝覲將播告之爲天下勸頌之刑部尚書開濟奏曰罪有常刑不宜屈法以開僥倖之路請論如法遂聽圭代父死而謫其父叔弘隸兵雲南聞者皆歎圭之孝而惜其死嗚呼圭之死固圭之志也於圭何憾哉朱煦台州仙居人也家世儒者母楊氏性嚴急遇諸子未嘗借色辭少不如意必笞擊至馴伏乃已煦事之盡恭順之道其伯父二人長季敬次季誠煦皆善事之二伯父俱有令望嘗稱之曰是姪眞猶子也

其父季用由薦知福州府洪武十八年詔天下盡革今歲以上有司積歲官吏爲民害者季用視事僅五月爾以例起入京吏一以法論罪作城須役嚴令償日用錢數十緡季用又病痢被楚謂煦曰吾貲力豈足堪此吾旦夕死矣汝勿深憂但收吾骸歸葬耳煦惶懼不敢離左右復戒二弟熊正共守不敢少寐季用由是不得死時役告枉者甚眾令益嚴告而謫隸兵雲南者二人被極刑者四人矣煦不顧死而陰與父僚友同役者謀曰吾無術以脫吾父矣訴不訴皆死萬一吾父由訴獲免雖謬死萬萬無憾遂陳其詞於通政司通政司爲陳於上上觀其情遂赦季用而復其官同時以煦告得免得官者一十四人皆拜煦父謝曰微君有孝子吾儕骨肉爲城下土矣已而煦感疾死其十四人者哀臨猶已子季用傷煦死病益甚亦死或者以煦冒死得免爲幸而又以其父子終俱死爲命嗚呼爲煦者知盡子職而已其他曷足計哉

崔鑑傳

吳桂芳

上二十四年九月子自雲南部來董犴廳事有崔鑑者以母故殺父嬖下獄維時司寇廷平咸憐其幼能激義請於朝上可之得減死論予親訊其事壯其志為作傳焉

崔鑑者燕人也年十三父佑賈於市性嗜酒有魏娼者善治淫聲佑聞而悅之延與私焉遂留與居鑑母王嫌其非類數諫止佑不聽娼恨遂日搆王之闕於佑佑每被酒輒窘辱王箠楚之娼由是益肆如是者餘一年矣一日佑出娼以語侵王王復之娼怒擊王敗面王含忿入室撫床淚泣忽鑑自生舍歸王見之悲慟不自勝因謂曰吾為娼婦所搆被辱萬狀今且自引決矣爾善自愛鑑聞之且泣且怒曰母第安之語畢即潛入竈下挾刃以出躡娼所在娼適掃於廳傍口且詈王鑑從傍拔刃刺其左脅深入寸許娼隨斃鑑以刃匿牖下亡走數里餘忽自念曰吾殺娼而吾父不知必謂母矣吾走母無以自明必被逮吾殺人而令吾母抵罪哉因復歸佑果疑王所殺甲者已繫王將置諸理矣鑑至請解王所縛曰

殺人者我也母何罪眾不信欲舍之鑑曰若輩不吾信吾殺人之刃尚在第視果然眾乃釋王而獨以鑑馳報聞於上詔下法司議於是大司寇石塘聞公僉議曰可緩死故事減死者悉發伍公輩以鑑幼且情可原議併釋之迺廷尉春岡劉公奏曰臣等竊見崔鑑所犯母子之情根於天性雖冒重罪志在全母司寇議是上乃下詔曰崔鑑既為母冒辟情可矜恤其原之鑑遂釋

論曰予觀於崔鑑殺娼全母事豈不毅然誠烈士哉當其父志已盡孽婦擅勢母求死之志已決鑑不於此時決大計則母必不可而且陷父於不道乃能不謀於人奮義勇一刀而斃之何其壯也既出亡又恐累母慷慨就縛脫母於鼎鑊之中此壯士所難而鑑年才十三爾固能若是雖古從容就義士曷以加焉史稱燕趙士多抗義激烈善用其勇以崔鑑觀之信然

唐珏傳

唐珏字玉潛會稽人也少孤能力學以明經教授鄉里子弟而養

張孟兼



其母至元戊寅浮圖總統楊璉真伽利宋殲宮金玉故為妖言惑  
主聽發之珏獨懷痛忿乃貨家具行資得白金若干為酒食陰召  
諸惡少享於家眾皆驚駭前請曰平日且不敢見今召我飲又過  
禮不審欲何為雖死不避珏因泣數行下謂之曰爾輩皆宋人吾  
不忍陵寢之暴露已造石函六刻紀年一字為號自思陵以下欲  
隨號收殮之眾皆諾中一人曰此固義事也然今無有知者恐萬  
一事露禍不測不得於志奈何珏曰吾已籌之矣要當易以他骨  
焉眾如珏言夜往收貯遺骸瘞蘭亭山後上種冬青樹為識約明  
日復來會出金帛為人人壽戒勿泄也璉又易宋內為諸浮圖乃  
哀陵骨雜馬牛枯骼築白塔號曰鎮南以為陵骨良已鎮而不知  
早為之瘞也亡何汴人袁俊為越治中招珏為子師間問曰吾聞  
越有唐姓瘞宋諸陵骨豈君耶坐有指珏者俊大奇之手加額曰  
先生義士哉豫讓不及也竊聞高義之日久矣不意得與先生處  
因訊珏以故甚貧俊亟為買田宅居之先是珏臥疾一夕夢吏持

文來召曰帝召君速之行至見宮闕邃麗一人冕旒中坐旁一人  
延上殿又數黃衣進揖珏曰賴收遺骸無以報俄曰第報良田二  
頃有妻孥以養乃復揖及闕翻然而北覺莫省謂何已而會俊料  
理事如夢中始悟夢中見也有謝翱者文丞相客也與珏友善嘗  
感珏事為作冬青樹引語甚悽苦時讀者莫不灑泣翱字皋羽閩  
人亦奇士云

傳者曰子讀晉世家知趙氏有後矣非程嬰公孫杵臼而莫存其  
孤今十七廟不食而有暴骸之難獨珏能瘞之甚義乎哉嗚呼珏  
一布衣爾蓋其義視程公孫何媿哉千載而下有國士之風者非  
珏誰與吾所以傳之毋亦使其無傳焉

義士楊景和墳傳

張弼

天順間錦衣衛指揮門達怙寵驕橫凡忤之者輒嗾覘卒潛致其  
罪逮捕拷掠使無詰證莫可反異由是權傾一時言者結舌其同  
僚袁彬質直不屈乃附以重情拷掠成獄內外咸冤之莫或敢發

也京城有楊墳者戍伍之餘夫也素不識彬爲之上疏曰正統十四年駕留沙漠廷臣悉奔散逃生惟袁彬一人特校尉耳乃能保護聖躬備嘗艱苦及駕還復辟授職酬勞公論稱快今者無人奏劾卒然付獄考掠備至罪定而後附律法司雖知其枉豈敢辨明陷彬於死雖止一夫但傷公論人不自安乞以彬等御前審錄庶得明白死者無憾生者亦安臣本一芥草茅身無祿秩見此不平味死上言遂擊登聞鼓以進仍送衛獄達因是欲盡去異己者乃緩墳死使誣少保吏部尙書華蓋殿大學士李賢指使墳佯諾之達遂以聞會三法司鞫於午門前墳乃直述所言皆由已出於賢無預達計不行而彬猶降黜居第盡毀未幾英宗升遐言者劾達罪舉墳事爲證達謫死南丹彬復舊職代達總衛事成化初修英宗實錄稱義士楊墳云墳字景和其先某處人父爲漆工宣德間嘗遣人至倭國傳泥金畫漆之法以歸墳遂習之而自出已見以五色金鈿並施不止如舊法純用金也故物色各稱天真爛然倭

人見之亦辭指稱歎以爲不可及蓋其天資敏悟於書法詩格不甚習而往往造妙故其藝亦絕出古今也既不避權姦爲此義舉人亦莫敢以一藝目之有欲授之以官者不就遂隱於藝以自高華亭張弼論曰義者無所爲而爲合天下之公論者是也使雖公論行之以私則其中已不義矣若墳者於彬無恩於達無隙又非言官以圖塞責也特以公論所激挺身以突虎口其不死者幸也勇於行義何如哉然此公論具人面目者皆能知之而高冠長裾號稱科第人物者乃低徊澠澠甘爲之掃門捧溺無所不至而齷然自得誇諛於人何利害之移人乃如是其烈耶聞墳之風亦可少愧矣予來京師國子祭酒鄉先生陳汝同曰墳真義士也吾欲爲之作傳先生沒而傳未作弼故補之不特爲墳計也庶亦勵世之頑無恥者云

杜環小傳

宋 濂

杜環字叔循其先廬陵人侍父一元游宦江東遂家金陵一元固

善士所與交皆四方名士環尤好學工書謹飭重然諾好周人急父友兵部主事常允恭死於九江家破其母張氏年六十餘哭九江城下無所歸有識允恭者憐其老告之曰今安慶守譚敬先非允恭友乎盍往依之彼見母念允恭故必不遺棄母母如其言附舟詣譚譚謝不納母大困念允恭嘗仕金陵親戚交友或有存者庶萬一可冀復哀泣從人至金陵問一二人無存者因訪一元家所在問一元今無恙否道上人對以一元死已久惟子環存其家直鷺洲坊中門內有雙橋可辨識母服破衣雨行至環家環方對客坐見母大驚頗若常見其面者因問曰母非常夫人乎何爲而至於此母泣告以故環亦泣扶就坐拜之復呼妻子出拜妻馬氏解衣更母濕衣奉糜食母抱衾寢母問其平生所親厚故人及幼子伯章環知故人無在者不足付又不知伯章存亡姑慰之曰天方雨雨止爲母訪之苟無人事母環雖貧獨不能奉母乎且環父與允恭交好如兄弟今母貧困不歸他人而歸環家此二父導

之也願母無他思時兵後歲飢民骨肉不相保母見環家貧雨止堅欲出問他故人環令媵女從其行至暮果無所遇而返坐乃定環購布帛令妻爲製衣衾自環以下皆以母事之母性褊急少不愜意輒詬怒環私戒其家人順其所爲勿以困故輕慢與較母有痰疾環親爲烹藥進匕箸以母故不敢大聲語越十年環爲太常贊禮郎奉詔祀會稽還道嘉興逢其子伯章泣謂之曰太夫人在環家日夜念少子成疾不可不早往見伯章若無所聞第曰吾亦知之但道遠不能至耳環歸半歲伯章來是日環初度母見少子相持大哭環家人以爲不祥止之環曰此人情也何不祥之有旣而伯章見母老恐不能行竟給以他事辭去不復顧環奉母彌謹然母愈念伯章疾頓加後三年遂卒將死舉手向環曰吾累杜君吾累杜君願杜君生子孫咸如杜君言終而氣絕環具棺槨斂殯之葬於城南鍾家山歲時常祭其墓云環後爲晉王府錄事有名與子交

史官曰交友之道難矣翟公之言曰一死一生乃知交情彼非過論也實有見於人情而云也人當意義相得時以身相許若無難事至事變勢窮不能蹈其所言而背去者多矣況死而能養其親乎吾觀杜環事雖古所稱義烈之士何以過而世俗恆謂今人不逮古人不亦誣天下士也哉

李疑傳

宋 濂

金陵之俗以逆旅爲利旅至受一室僅可榻俛以出入曉鐘動起治他事遇夜始歸息盥濯水皆自具然月責錢數千否必詆誚致訟或疾病輒遣出病危氣息尙屬目睛未瞑卽輿棄之而斂其貲婦孕將產者以爲不祥擯不舍其少恩如此非其性固然地在輦轂下四方人至者眾其勢致爾也獨李疑以尙義名於其時疑字思問居通濟門外閭巷子弟執業造其家得粟以自給不足則以六物推人休咎固貧甚然獨好周人急金華范景瀄吏吏部得疾無他子弟人殆之不肯舍杖踵疑門告曰我不幸被疾人莫舍

我聞君義甚高能假我一榻乎疑謝許諾延就坐汎除明爽室具床褥爐竈使寢息其中徵醫師視脈躬爲煮糜煉藥旦暮執其手問所苦如事親戚旣而疾滋甚不能起洩矢汗衾席臭穢不可近疑曰爲刮磨浣滌不少見顏面景瀄流涕曰我累君矣恐不復生無以報厚德囊有黃白金四十兩餘在故逆旅邸願自取之疑曰患難相恤人理宜爾何以報爲景瀄曰君脫不取我死恐爲他人得何益乎疑遂求其里人偕往攜以歸面發囊籍其數而封識之數日景瀄竟死疑出私財買棺殯於城南聚寶山舉所封囊寄其里人家往書召其二子及二子至疑同發棺取囊按籍而還之二子以米饋卻弗受反贖以貨遣歸平陽耿子廉械逮至京師其妻孕將育眾拒門不納妻臥草中以號疑問故歸謂婦曰人孰無緩急安能以室廬自隨哉且人命至重倘育而爲風露所感則母子俱死吾寧舍之而受禍何忍死其母子乎俾婦邀以歸產一男子疑命婦事之如疑事景瀄踰月始辭去不取其報人用是多疑名

士大夫咸喜爲疑交見疑者皆曰善士善士疑讀書爲文亦可觀  
嘗以儒舉辭不就然其行最著云  
太史氏曰吾與疑往來識其爲人疑恂恂愿士非有奇偉壯烈之  
姿也而其所爲事乃有古義勇風是豈可以外貌決人才智哉語  
曰舉世混濁清士乃見吾傷流俗之嗜利也傳其事以勸焉

明文在卷八十四

明文在卷八十五目錄

葉伯巨鄭士利傳	方孝孺
王冕傳	宋濂
南宮生傳	高啟
一峯先生傳	陳獻章
邢布衣傳	文震孟
陳方伯傳	文震孟
隱君顧子武傳	文震孟
鹿野翁傳	歸有光

明文在卷八十五

常熟薛熙纂  
長興錢兆澄訂

傳

葉伯巨鄭士利傳

方孝孺

葉伯巨字居升寧海東蒼里人也好讀書年二十餘有名於鄉黨選為縣學弟子員善說禮凡朋友有婚喪必禮相之為人耿介不能藏人短見人不善立折之不顧其喜怒人知其無他終亦不恨也以年長通經術陞入太學未久詔諸生分教河北子弟伯巨得平遙縣待諸生如子諸生亦愛之如父兄洪武九年星變下詔求知而為患大此三者積於吾心久矣縱不求吾猶將言之況有明詔乎即為書言三事曰分封太侈也求治太急也用刑太煩也今四方削平矣民庶思治矣不務以寬厚御之視誅殺人如滅螻蟻

使民不獲安息欲以圖治難矣夫圖治於亂世之餘猶理絲於芬  
亂之後緩之則端緒可得欲速則膠結而不可理今病民之不安  
奸邪不止朝夕異令賞罰不準君勞於上臣困於下治烏可致乎  
此二者人皆知其不可然非敗之根也所謂分封太侈者天子畿  
內地止千里而燕秦晉楚踰千里之國以封年少未達事之王無  
事則易驕佚有事則易僭亂此人所未知而臣所謂爲患之難見  
者也其語皆切直上大怒曰小子乃何敢疏間吾家骨肉我見之  
且心憤況使吾兒見之耶速取以來吾將手射之而啖其肉耳伯  
巨至丞相乘上喜乃敢奏詔繫刑曹問杖瘕死獄中其同時言事  
有鄭士利士利字好義亦寧海人嘗爲縣諸生其兄士原以儒薦  
爲河南懷慶府同知遷湖廣按察司僉事士利因告於師去侍其  
兄遊學有名洪武九年天下考校錢穀策書空印事起凡主印吏  
及署字有名者皆逮繫御史獄獄凡數百人士利兄亦以河南時  
空印繫獄中天子方怒空印事以爲欺罔行省言臣二十餘輩守

令署印者皆欲置之死佐貳以下榜一百免死爲軍遠方丞相大  
夫皆知空印者無他罪可恕莫敢諫士利獨嘆曰上不知以爲空  
印大罪誠得人言之上聖明寧有不悟懷欲言之適星變求言士  
利曰可矣既而讀詔有假公言私者罪之久之士利曰吾所欲言  
者爲天子殺無罪爲可痛耳吾兄非主印者固當出需吾兄杖出  
乃言言吾死不恨其兄免死出土利乃爲書數千言言數事而於  
空印事最詳其意以爲誠欲深罪空印者恐奸吏得挾空印紙爲  
文移以虐民耳臣以爲文移必完印乃可今考校策書合兩縫印  
非一印一紙之比縱得之亦不足用況不可得乎且錢穀之數府  
必合於省省必合於戶部其數誠不可懸斷預決必至戶部而後  
定省府遠者去戶部六七千里近者三四千里待策書既成而後  
用印則往來之難非期年不可至故必先用印而後書此權宜之  
務所從來遠矣何足深罪且國家諸法必明示之天下而後罪犯  
法者以其知不可而故犯之也自立國以至於今未嘗有空印之

律有司丞相不知其罪今一旦捕而誅之則何以使受誅者甘心而無詞乎朝廷求賢士而置之庶位得之甚難位至於郡守者皆數十年所成就通達廉明之士非如草菅然可刈而復生也陛下奈何以不足罪之罪而壞足用之才乎臣竊爲陛下痛惜之其書既成欲上者數矣而未決每歸逆旅則閉門俯首而泣泣數日其兄子侍行者疑而問之曰何所苦乎士利曰吾有所自耳我以觸天子怒必受禍然殺我活餘人我更何恨遂持書詣丞相府士利短小容貌如常人見丞相禮頗倨丞相問何書士利曰我將爲天子言之丞相何問也丞相因御史大夫入奏上覽書大怒詔丞相大夫雜問誰教若爲必有主謀者士利笑曰願吾書可用與否如何耳且吾業既爲國家言事自分受禍人誰爲我謀乎詞卒不屈然猶輸作終身而竟殺空印者

王冕傳

宋 濂

王冕者諸暨人七八歲時父命牧牛隴上竊入學舍聽諸生誦書

聽已輒默記暮歸忘其牛或牽牛來責蹊田者父怒撻之已而復如初母曰兒癡如此曷不聽其所爲冕因去依僧寺以居夜潛出坐佛膝上執策映長明燈讀之達旦佛像多土偶猥惡可怖冕小兒恬若不見安陽韓性聞而異之錄爲弟子學遂爲通儒性卒門人事冕如事性時冕父已卒卽迎母入越城就養久之母思還故里冕買白牛駕母車自被古冠服隨車後鄉里小兒競遮道訕笑著作郎李孝光欲薦之爲府史冕罵曰吾有田可畊有書可讀肯朝夕抱案立庭下備奴使哉每居小樓上客至僮人報命之登乃登部使者行郡坐馬上求見拒之去去不百武冕倚樓長嘯使者聞之慚冕屢應進士舉不中嘆曰此童子羞爲者吾可溺是哉竟棄去買舟下東吳渡大江入淮楚歷覽名山川或遇奇才俠客談古豪傑事卽呼酒共飲慷慨悲吟人斥爲狂生北遊燕都館秘書卿泰不花家泰不花薦以館職冕曰公誠愚人哉不滿十年此中狐兔遊矣何以祿仕爲卽日將南轅會其友武林盧生死灤陽惟



兩幼女一童留燕無所依冕知之不遠千里走灤陽取生遺骨且  
挈二女還生家冕既歸越復大言天下將亂時海內無事或斥冕  
爲妄冕曰妄人非我誰當爲妄哉乃攜妻孥隱於九里山種豆三  
畝粟倍之樹梅花千桃杏居其半芋一區薤韭各百本引水爲池  
種魚千餘頭結茅廬三間自題爲梅花屋嘗倣周禮著書一卷坐  
臥自隨秘不使人觀更深人寂輒朗諷之既而撫卷曰吾未卽死  
持此以遇明主伊呂事業不難致也當風日佳時賦詩千百言不  
休讀者毛髮爲聳人至不爲賓主禮清談竟日不倦食至則食都  
不必辭謝善畫梅求者肩背相望以繪幅短長爲得米之差人譏  
之冕曰吾藉是以養口體豈好爲人家作畫師哉未幾汝穎兵起  
一一如冕言皇帝取葵州將攻越物色得冕寘幕府授以諮議參  
軍一夕以病死冕狀貌魁偉美鬚髯磊落有大志不得少試以死  
君子惜之

史官曰予受學城南時見孟案言越有狂生當天大雪赤足上潛  
嶽峯四顧大呼曰遍天地間皆白玉合成使人心膽澄澈便欲仙  
去及入城戴大帽如篋穿曳地袍翩翩行兩袂軒翥譁笑溢市中  
予甚疑其人訪識者問之卽冕也冕真怪民哉馬不更駕不足以  
見其奇才冕亦類是夫

南宮生傳

高啟

南宮生吳人偉軀幹博涉書傳少任俠喜擊劍走馬尤善彈指飛  
鳥下之家素厚藏生用周養賓客及與少年飲博遊戲盡喪其貲  
逮壯見天下亂思自樹功業乃謝酒徒去學兵得風后握奇陳法  
將北走中原從豪傑計事會道梗周流無所合遂沂大江遊金陵  
入金華會稽諸山渡浙江汎具區而歸家居以氣節聞衣冠慕之  
爭往迎候門止車日數十兩生亦善交無貴賤皆傾身與相接有  
二軍將恃武橫甚數毆辱士類號虎冠其一嘗召生飲或曰彼醜  
不可近也生笑曰使酒人惡能勇吾將柔之矣卽命駕往坐上座  
爲語古賢將事其人竦聽居樽下拜起爲壽至罷會無失儀其一

嘗遇生客次願生不下已目慳生而起他日見生獨騎出從健兒帶刀策馬踵生後若將肆暴者生故緩轡當中道進不少避知生非懦儒遂引去不敢突冒訶避明旦介客詣生謝請結驩生能以氣服人類如此性抗直多辯好箴切友過有忤已則面數之無留怨與人論議斬必勝然援事析理眾終莫能折時藩府數用師生私策其雋蹶多中有言生於府欲致生幕下不能得將中生法生以智免家雖以貧然喜事故在或饋酒肉立召客與飲啗相樂四方游士至吳者生察其賢必與周旋款曲延譽上下所知有喪疾不能葬療者以告生輒令削牘疏所乏為請諸公間營具之終飲其德不言故人皆多生謂似婁君卿原巨先而賢過之久之稍厭事闔門寡將迎闢一室度歷代法書周彝漢硯唐雷氏琴日遊其閒以自娛素工草隸逼鍾王患求者眾遂自閱希復執筆歆慕靜退時賦詩見志怡然處約若將終身生姓宋名克家南宮里故自號云

贊曰生之行凡三變每變而益善尚俠末矣欲奮於兵固壯然非士所先晚乃刮磨豪習隱然自將履藏器之節非有德能之乎與夫不自知返違遠道德者異矣

一峯先生傳

陳獻章

吾平生有故人曰羅倫字彝正吉之永豐人宋羅開禮之後也性慷慨樂善不疑人欺遇事無所迴避有不可輒面斥人舉成化丙戌進士策對大廷頃刻萬言中引程正公語人主一日之間接賢士大夫之時多親宦官宮妾之時少執政欲節其下句倫不從直聲震於時奏名第一為翰林修撰會內閣大學士李賢遭喪去官朝廷留之臺諫皆不敢論說倫詣其私第告以不可李公始以其言為然既數日復上疏歷陳古今起復之非是且曰如其不然必準富弼故事終喪劉珙故事奏事反復數千言一本於天理人心之不容已者孔子曰勿欺也而犯之倫以犯顏敢諫為大救時行道為急其負荷之重未嘗一日忘天下故發憤如是疏奏遂落職

提舉泉州市舶司倫雖見逐而士論益榮之由是天下之士爭自  
刮磨向之不言以養忠厚者爲之一變而終倫之世臺省未聞有  
起復者矣倫雖以此爲人所知然亦以此取疾於人明年召還復  
修撰改南京供職尋以疾辭歸開門授徒日以註經爲業垂十年  
卒於退居之金牛山世之知倫者不過以其滂沛之文奇偉之節  
果敢之氣而已至其心之所欲爲而力之所未逮未必盡知也嘗  
欲効古置義田以贍族人或助之堂食之錢謝弗受客晨至留具  
飯其妻語其子曰瓶粟罄矣之苟舍干之比舉火日已近午亦曠  
然不以爲意提舉泉州官例應得折薪錢其人欺以乏告卽放遣  
之不復問予嘗遣人訪之山中結茅以居取給於隴畝往來其樵  
牧若無意於世者時或作爲文章以發其感慨之意而人亦莫之  
知也

論曰倫之必爲君子而不爲小人較然矣如倫之才少貶以徇人  
雖欲窮晦其身寧可得耶以其所學進說於上世目之爲狂何足  
怪也孟子稱豪傑之士雖無文王猶興若倫者無導於前而所立  
卓然人莫能奪之倘所謂豪傑非歟

邢布衣傳

文震孟

邢蠡齋先生量字用理居葑城之東屋三間青苔滿壁折鐺敗席  
淡如也平生不娶長日或不舉火閉戶讀書惟啖齋餅一二而已  
僉憲陳公直道致政歸嚴峻不交一客惟挾冊就先生質疑清談  
竟日不設湯茗吳文定公歸自少宰過訪叩其門先生曰吾方執  
爨未有童子應門奈何吳公乃假鄰家木榻坐門外良久俟其終  
食乃進先生清瘦如削自經史釋老方技無不兼通詩甚秀逸郡  
守或請其詩公曰古有采詩無獻詩吾豈以爲羔雉哉因削其草  
門人朱存理僅收其遺數篇存理字性甫篤學善談名理讀書杜  
戶稱其師傳與同時朱凱堯民稱兩朱先生

邢參字麗文或云用理先生之族孫也爲人沉靜有醞藉固而不  
陋居城市貧無恆業唯教授里中兒以著述自娛無所干請嘗遇

大雪諸君往視之則屋三角已墊方攜書坐其一角不滲者相見但誦所得佳句絕無慘凜色也早歲喪妻終不再娶優游以終論曰詩有之皎皎白駒在彼空谷又曰獨寤寐言永矢弗諼此則幽人隱士之槩也吳故饒隱君子如邢先生清貞介特流風穆如彼其人豈以交陳僉事吳少宰諸公爲重耶夫僉事少宰得交邢先生乃重也空谷考槃此爲稱矣性甫接先曹之典型暢遺民之雅韻麗文養和靖躁汪汪德心恬泊處約矚然不滓卽非厥祖乃肖孫枝矣

陳方伯傳

文震孟

方伯雨泉公鑿字子兼世爲吳人少有大度嘗遇巨蛇起坐側弗驚一夕盜入室取其衾亦弗動家人旦而詰之曰已入盜手矣甲午以易魁於鄉戊戌成進士授工部權荆川木一年課不登而尙書察公廉亡能難也累遷臬副視四川學政公校諸生文竣卽付郡邑庠不問某甲乙有無知名士以故居間自絕而所拔士貴而

造公廬或以書贄謝者公輒曰嚮者吾知君實不知爲君今者君知我我又不知爲某君也分守湖南一案而出大辟五人裁武岡諸王之亂政者已遷湖南其御史倨甚公故褻衣緩行又中褻係解御史怒則笑曰吾豈故欲中褻係解耶而怒爲乃竟爲所論歸久之起家雲南已遷蜀自參政按察使以至布政咸不離蜀所蒞輒有聲署數篆皆理治軍軍治人益異公文吏有開濟才旦夕望公開府而公年六十三乞休矣歸又七年而卒公爲人坦易不設城府中實耿介初爲臬使有倅餽罌蜜而中金呼詰之對曰軍食羨也公不受卽奈前使何某不上羨卽奈後使何公斥出之後署藩篆鉤羨萬金悉歸庫筦庫者以例請公怒曰若知取羨例也不知不取羨吾例耶餘俸悉給族黨歸田不能資伏臘中堂廣裘丈許顏曰已寬嘗有客過公公留飲顧問中厨鮭菜幾何答無之復問甌中酒幾何則傾已久矣相持大笑因過鄰舍飲而自其居里中里中豪椎牛饗公謝不時赴閒過故舊或僧寮道人舍濁醪

明史卷八十五  
麤備諧笑亡已色酒戶僅中上弈不登品而觴則觴弈則弈意嘗  
有餘歡善行草尤工榜署書詩文亦洒洒顧不肯甚注思大要以  
真率勝人也

論曰當時名能任真者先王父國博府君次則陳公矣夫世所爲  
矯情以自飾外堂堂而中枵如者亦爲名位計耳陳公之卒也乃  
雨泉名到於今官亦階二品矣公大王父直道先生以剛勁聞公  
顧竟然長者乃其中耿介內行嚴潔孰謂祖孫不相及耶朴士見  
文文士見政公淵乎不可窺矣

隱君顧子武傳

文震孟

隱君祖辰其字子武世居吳之臨頓里當弘治戊午有舉於鄉宰  
樂安於潛二邑者爲顧榮甫公蘭有地數弓種竹木成林結椽三  
楹署曰春潛隱其中二十餘年沒而子德育字克成者居之克成  
尤好讀書家貧無所得書則手自鈔錄手所錄書幾百千卷自號  
曰少潛少潛公沒而子武復仍其武是時春潛小圃已屬他人獨

存老屋三間破榻竹几淨無纖塵蒲團茗椀相對靜好庭中古松  
一株雜花數本苔痕滿階景色幽茂所居雖闔閭中荆扉晝掩寂  
然空山披其室見其人如深壑幽巖忽遇靜衲令人神骨冷然遂  
欲遺世不知門外風塵之暗也焚香掃地翛然自得間作小詩及  
畫不必甚工自娛而已布衣雖敝必潔巾烏楚楚居恆未嘗妄過  
一人或風日清美則偕先君子小步僧寺中其所識僧徒必皆明  
窗拭几以花香作佛事者午而往盡申而還雖至密友如先君不  
輒肯一飯也優遊閑靖者七十四年而卒令人至今有餘思云  
論曰顧氏自樂安君以及子武先生蓋三世饒隱德焉然名稱不  
稍彰徹何哉傳曰身將隱焉用文之假令先生不習先君子子竟  
無從物色先生於吳趨闔閭中也臨頓爲陸魯望所居鬪鴨闌蕉  
園遺址猶在顧先生世居其里差不俗矣然使後有君子品第三  
隱則身名俱沈如子武者且置何等乎

鹿野翁傳

歸有光

鹿野翁姓李氏名元壽少工書嘗書諸經四書小本楷法精善三元王端毅公巡撫江南見而愛之呼為李生使侍舟中無事輒令李生琅誦大禹謨咎繇篇斂衽以聽焉又嘗為顧御史寫進本奏書天子以其書為善鹿野翁為人淳篤其訓子弟有法而又善書以是為縉紳所重邑中有文字必經鹿野翁手相為推引往往他州碑石多鹿野翁所書也

明文在卷八十五

明文在卷八十六目錄

傳

王烈婦傳

陶節婦傳

歸有光

歸有光

明文在卷八十六

常熟 薛 熙 纂  
烏程 姚 德 采 訂

傳  
王烈婦傳

歸有光

王烈婦陸氏其夫王土家崑山之西益濱邨崑故有薛烈婦彭節婦嘗居其地舍傍今有薛塚焉百六十年間三烈婦相望也自烈婦入王土門其墓園枯竹更青三年三生芝皆雙莖比四年芝已不生而烈婦死世謂芝為瑞草瑞之應恆於壽考貴富康寧而於烈婦以死是可以觀天道也已時王土病且死自憐貧無子難為其婦計烈婦指心以誓土目瞑為絕水漿家人作糜強進之烈婦不得已一舉輒輦蹙曰視吾如此能食否俯視地喀喀吐出每涕泣呼天欲與俱去家人頗目屬私語然謂新死悲甚不深疑更入日其舅他出家無人諸婦女在竈下烈婦焚楮作禮俛首竊淚下

聞然向夫語見漆工塗棺曰善爲之徐步入房聞闔戶聲縊死矣  
麻葛重襲面土尸也

歸子曰王土之祖父舊爲吾家比鄰世通遊好予髫年從師土亦  
來長與案等耳不謂其後迺有賢婦異哉一女子感慨自決精通  
於鬼神其舅云新婦故淑婉仁孝人也嗟乎是固然無疑然予不  
暇論論其大者

陶節婦傳

歸有光

陶節婦方氏崑山人陶子舸之妻歸陶氏期年而子舸死婦悲哀  
欲自經或責以姑在因俛默久之遂不復言死而事姑日謹姑亦  
寡居同處一室夜則同衾而寢姑婦相憐甚然欲死其夫不能一  
日忘也爲子舸卜葬地名清水灣術者言其不利婦曰清水名美  
何爲不可以葬時夫弟之西山買石議獨爲子舸穴婦卽自買磚  
穴其傍已而姑病痢六十餘日晝夜不去側時尙秋暑穢不可聞  
常取中裙廁牖自浣洒之家人有顧而吐婦曰果臭耶吾日在側

誠不自覺然聞病人溺臭可得生因自喜及姑病日殆度不可起  
先悲哭不食者五日姑死含殮畢先是子舸兄弟三人仲弟子舫  
亦前死尙有少弟於是諸婦在喪次子舫妻言姑亡後不知所以  
爲身計婦曰吾與若易處耳獨小孀其叔主祭持陶氏門戶歲月  
遙遙不可知此可念也因相向悲泣頃之入室屑金和水服之不  
死欲投井井口隘不能下夜二鼓呼小婢隨行至舍西給婢還自  
投水水淺乍沈乍浮月明中婢從草間望見之旣死家人得其屍  
以面沒水色如生兩手持茭根牢甚不可解也婦年十八嫁子舸  
十九喪夫事姑九年而與其姑同日死卒葬之清水灣在縣南千  
墩浦上

贊曰婦以從夫爲義假令節婦遂隨子舸死而世猶將賢之獨濡  
忍以俟其母之終其誠孝槩之於古人何媿哉初婦父玉岡爲蘄  
水令將之官時子舸已病卜嫁之大吉遂歸焉人特以婦爲不幸  
卒其所成爲門戶之光豈非所謂吉祥者耶



明文在卷八十六

*[Faint bleed-through text from the reverse side of the page]*

明文在卷八十七目錄

行狀

先府君行狀

大司農張公行狀

方孝孺

方孝孺

明文在卷八十七

常熟薛熙纂  
同里曹覺訂

行狀  
先府君行狀

方孝孺

嗚呼惟我先府君之卒不肖孤既以十年二月二十四日奉柩與先妣林夫人合葬於深灣童施山之原復懼盛德未紀無以明示來世疾首痛心以日以夜然斯事至大非託之立言君子莫能傳而當今天下所師所宗言而傳世者惟夫子為然況不肖無狀又獲出入門下玷弟子之籍是用不避誅責銜哀叩誠頓顙上請伏惟憐察焉嗚呼先君諱克勤字去矜姓方氏其先出於桐廬玄英處士干宋初十五世祖二十四府君始遷寧海侯城里世敦儒術為邑禮義家曾大父諱重桂鄉貢進士有學行學者尊之曰介軒先生大父諱子野父諱烱元鄞縣教諭皆以長者稱夫人葉氏宋

丞相西澗公從曾祖也先君生而端重殊常五歲能讀書自辨章句年十餘暗記五經爲文有奇語里中老生嘖嘖賞異呼爲神童稍長閱關閩遺書嘆曰爲學當如是矣遂刮去浮藻竭心推性命之秘閉門講習不知饑渴寒暑年十八九充然成德爲名儒受業質疑者繼乎門先君口舉手畫橫分豎貫曲折明備各稱其所欲初邑人自宋季以駢儷雕刻爲學莫有談周公仲尼之道者至先君始以易教授開陳其說士俗爲之大變至正甲申江浙當大比先君就之試時有司以諱忌去取士先君言時務歷數往昔治亂之由以爲如是則治否則敗見者相顧出舌曰奇才奇才賈誼弗過也竟不敢第先君名先君縱觀南宋故都爲文貨酒酌岳忠武王墓歌黍離之詩慷慨泣數行下望者以爲異人會番陽董彝先生爲慶元路儒學正先君從之遊董先生素以通易自名先君與之辯質義文大旨先生不覺自失曰子信不可及愧其門人者久之先君自是道益明志益堅知元之將亂彌自韜晦窮理致知以

盡其變至於陰陽消長之度禮樂名物之數井田封建之制屢次疆理之說咸求折中授業者日益多會海東盜起江浙行中書檄吳江同知金剛奴以白金募民爲水兵先君曰此關利害吾其可不言乃詣金剛奴曰民之爲盜者或迫於饑寒或祛於徭役今斯民固無賴奈何使其去妻子而爲兵幾何不首爲盜耶是所謂致盜非禦盜也金剛奴怒而去己而水兵果中道殺護吏逃去從盜金剛奴踰垣走折一足始悔曰吾不從方先生言以至於此未幾侍御左答納失里至郡議招諭劉中丞基爲副先君上書陳勦捕之略不宜姑息劉君奇先君言而不能行遂至郡縣陷沒民受其害先君發憤稱疾決意不出行入山谷採松柏啖之或辟穀絕食累日不返然益務開淑後學講說君臣父子大義以動之聞者心解或至灑泣是時他鄉民多著鶡冠操戈劔從權貴剽劫獨所居鄉無一人附亂者鄉隣有訟或相率就先君取平先君教以禮讓多致感悔或來饋謝則卻不受當路以幕府事屈先君議先君謝

不肯曰我辟穀久矣弗足與人間事也憫民憂世之志每於文辭見之君子謂先君制行廉正如陶潛策時事善中如賈誼造詣深天資和毅無愧程伯子識者以爲然丁未冬大明兵定郡縣先君著國家所以興亡之故爲書欲詣行在獻之其目曰舉賢才安人心黜豪強除暴斂明教化其略以爲人心者國家之元氣教化所以燮養元氣之具也不任賢才則教化不行不去苛斂則人心不安失人心而得天下蔑教化而求治平非所敢知也如是者累數千言洪武三年郡辟爲邑庠師先君日以師道磨礱學者晝夜辨析諄諄不懈四方後進負笈求聽者百餘人人有所聞學者私稱不敢以姓因所自號稱愚庵先君既以太夫人春秋高自罷歸從而歸者踵相接一庠爲空遠至稍稍散去至今稱師道之盛必以先君爲言四年行部使者袁君宏以書幣來徵先君亡逸他邑郡吏詣門請雜逮姻連督索之先君不得已乃出時年四十有六矣之京師詣御史執政兩以母老辭執政詢以政治乃驚曰今列

郡關守長而先生適至朝廷之幸吾安敢蔽賢卽下銓曹以易試中第二遂錫冠帶授濟寧知府階朝列大夫在官周三年省憲考績爲六府最八年春入朝天子以爲善治民錫宴儀曹遣踐舊職瀕行獎諭有加且曰政成當顯用汝先君拜謝而退三月重至官越五月知曹縣事程貢嘗以不職被笞恨先君上封事言狀詔御史楊某按覈楊適程故人恐程坐誣罪易民服潛索先君過事踰兩月無所得乃捕府中吏卒繫之考掠無完膚無一可問者楊懼與其吏謀誣先君私用倉中炭葦二百觔時十月未嘗附火而葦則苦公宇垣實無私用者強卒以此誣先君先君不與辨遂得罪謫江浦終歲將釋歸會印章事起吏又誣及九年十月二十四日遂卒於京師享年僅五十有一嗚呼痛哉初先君受濟寧之命以爲非常之恩不可不盡力到部爲書懸之通衢諭以朝廷養民之意孝弟忠信之道俾民有所不平詣府自言禁吏不得叱呵之日引耆耄之士坐語問以得失郡學官闕先聖廟頽壞先君聘前進

士爲師弟子未備者選充之役浮屠葺廟堂鑿廟前地爲泮池撤佛廬增廊廡度廟後地爲射圃造弓矢置旄鷓日視學率諸生習業始郡兵後人未知學先君以身爲師爲之立章句謹節文講內聖外王之道不踰時皆化儒服者班班間出郡邑之內學舍數百區在弟子籍者二千人始有詔民闢蕪田者後三歲乃稅吏邀近功不俟至期徵之復以田定其繇民滋惰田不增闢先君知其故下令申前詔與民約俾以丁男定繇著冊書列民之丁產爲上中下等下等析之三則每有徵發自上定之吏無所措其奸歲時躬出郊勸督見長老勉以教子弟令子弟以力田欣欣焉如戴父母初至大歉民仰給他郡先君竭誠撫輯不敢勞之歲莫轉戎衣於燕時有令役民舟者有誅旁郡俾民以牛車從事天雨雪牛僵死相枕濟寧民請以舟就役僚佐畏令難更先君曰吾知從民便抵法非所辭卽以舟載具白於山東行中書省省義不問後他郡車輪者雨雪霑毀過半民賣牛車以償且弗能足破產者十八九而

郡民以舟得無害指天泣曰活民者方便君也郡倉糧絕省檄民七百里轉粟青州民苦不便漕車者自淮安輸濟南正道郡境先君以爲便就輸郡倉而俾濟南轉青州粟道且便告於省省不從卽以聞戶部戶部奏可省臣大愧郡城圯舊以兵築指揮挾貴人勢當五六月役民萬餘築之民不能稽哀號卽工聲聞數里旦暮不休先君憂憤不食曰民病不救焉用我爲密聞中書眾以爲且得罪不敢署名先君獨署之胡丞相以聞卽日詔罷先時不雨先君祖跣遍禱羣祠涕泣臥祠下誓不雨不止至是詔至民歡呼而散大雨如注是歲五穀俱熟民歌曰孰罷我役使君之力孰成我黍使君之惠使君勿去我民父母自是連三歲三禱皆有年五年夏鄰邑蝗先君憂之移書社神變食省過夜焚香籲天俄聞空中蕩蕩聲燭之皆飛蝗是秋四境外皆饑獨一郡完熟人以爲異先君於去民害如饑渴或無已勞之事輒卻酒肉不御凡訴訟者隨事裁決大者答辱小者諭遣之不留狀牘尤慎於獄月錄日省不

俾淹滯或事未具不決者時爲糜以食之夏秋之稅舊以斛卒持槩高下出其手或累旬不收民至謂倉爲窳先君令民自持槩斛卒斂手不敢出聲遇將穫斂預以書與民期民爭來輸稅羣集時夜到倉下不敢就寢民信且悅不遣一吏而稅常先足於他郡江西浙西二省有詔輸糧百餘萬於濟寧水陸三千里先君視之如已民不使有絲毫怨抑常制每斛別增四升以補腐耗先君憐其道遠可念言於朝蠲之二省民感泣及朝京師民之在京者數十輩擁拜馬前曰此我輸糧時老父也舊徵州縣吏皆以隸卒往往求索無厭先君下信符置郵而召莫敢不至者信符之籍以印識而中分之或屬之吏則託日月稽違圖賄利先君自藏之緩急之期一自已出由是吏弊誕息復下其制於州縣斷吏卒毋瀆民有故皆以信符召集以故民得一力畊桑而襁負來者相屬四年戶僅三萬稅萬餘石八年稅以石計者增至十四萬四千七百戶增至六萬有奇二州十縣獄無滯囚郡獄幾空民有積粟野無饑殍

雞犬牛羊散被草野富庶充實儼如承平之世先君奉神事上盡禮社稷山川諸祀在境內修飾壇墀置祭器祭服涵澣之類躬親爲之周垣之外樹以名木將事之際一如儀則無或怠惰水驛始在西門之內卑陋污濕居者弗康先君料材木俟農之隙更作於南城之陽庭堂堂房弘敞幽嚴百需之具舉無闕者冬寒河凍驛船不行則伐木爲炭穿土穴藏冰因其餘力以集事功計精慮密出人意表泗水經郡城南通淮江北引河濟地勢高瀉故構石爲閘而時蓄洩之魯橋棗林二閘歲壞石填河中舟道難之役閘丁緇壞石治磚灰雜土築成之故以葦困蓄糧火屢爲災先君教民爲陶作瓦屋百餘間嚴飭火令編民居爲曹互相救恤火患爲息先君在官未嘗一時閒雖無事終日冠帶坐堂上召諸吏授以詩書法律盛暑嚴冬不廢公牘堆几羣辨譁然片言折之大將軍魏國徐公曹國李公等率士馬百萬之燕駐郡頗久要官勢吏徵索糧芻爭欲先得相索授喧錯於前先君從容酬決無不如意一軍

稱能承嘉侯朱亮祖將舟師數百艘北征會河水涸舟膠不能動  
大怒召先君曰卽具五千人浚河不者以軍法論時日且暮先君  
不忍煩民退而禱於天夜三鼓大雨黎明河水漲數尺舟竟去莫  
敢言者先君爲政以教化爲先能以德勝佐貳始或倨慢先君愈  
誠待之卒愧服願爲弟子武夫悍將或不爲禮久乃化戰信愛凡  
任吏取質訥少文者必躬先之俾入於善不喜近名常稱曰務名  
者必樹威樹威者必害人害人以利己吾不忍爲也府庭之前不  
陳杖械皮鞭挂楹亦不妄罰有過者告以道理使之自愧始而疑  
已而服旣而信爲不可及至以吏議南還民號呼填道如失親戚  
隨而行百餘里者數百人郡之子弟員登成均者聞先君卒奔走  
閣門外慟哭失聲嗚呼哀哉先君孝愛切至事教諭府君卑聲婉  
色惟恐弗至及海寇亂劫村落焚廬舍先君躬負太夫人入山中  
逃不蹙顧妻子兩踵血流不恤及出官外遇太夫人與已初度南  
向望拜竟日不樂稍遇奇味輒涕泣曰太夫人不食吾何食焉懸

棄之至敗臭乃已遇二弟師訓父育終身未嘗變待朋友有恩好  
調急難居濟寧南冠過者必以酒米饋之同郡者加厚焉同邑者  
又加厚焉告寒與衣告饑與食不能行者僦舟以送之同郡士爲  
萊蕪丞欲迎其母而告無資先君以一月俸金與之同僚以事奪  
職無所衣食先君歲買布帛以遺之日召之對食遇夜邀至家飲  
終三年如一日所入俸祿月二十石盡以散朋友不少吝惜自奉  
甚薄不服紉綺不帛襦袴一如布衣時或陋先君先君曰吾道當  
爾日不再肉或日無事輒卻去曰祿不可徒食也每夜則拜而陳  
其所爲事於天始至斛米可易白金三兩先君日食之餘盡留之  
官以紆軍食或請先君爲家計先君曰先國可也敢射利乎所居  
室壞吏請葺不許曰毋以我故勞民出俸貲買葺席障之令蔽風  
而已牀榻左右雜置圖書入其室若無人然居官五年惟一子及  
一童侍人謂先君不堪而先君安之兗州守因童進二水瓜先君  
答童數十而召州吏還之鄉人爲他郡縣令以一罇雁脩書先君

卻去與絕充或以爲太甚先君曰吾非市名性不喜分外耳至於薪芻之微皆易以粟一芥不取於人每行縣以物自隨杯湯不肯受去官貧甚鬻所乘馬以行行李蕭然觀者嘆息嗚呼哀哉先君面白如玉鬚眉秀麗不妄笑語不旁觀視動容周旋必以禮法率真任質不事表襮與人交好不以久近冷熱一立談頃洞見肺腑發言持論一本乎正性命之道晚益精熟榮辱利害視之若一臨終之際知非自致超然委命顏色不改嗚呼痛哉先君之學明白純正以紹述考亭爲己責所志益深且遠逢時得位亦欲推以淑斯人否則退隱邱園傳其業於書以詔後世皆未能究而天奪其年天耶人耶曷可信耶諸孤之痛曷有極而罪曷可量耶先君所爲文辭多不留藁有汗漫集若干卷藏於家林夫人諱姬婦道冠九族先十五年於元至正癸卯九月十四日卒生子男二人孝聞孝孺女一人再娶夫人王氏諱在生女一人未彌月而夫人卒庶母董氏育之董氏生男一人曰孝友嗚呼先君之道蓋法時乎易

取政乎書主敬乎禮體和平樂雅言以詩制事以春秋其深高博  
大者雖不可測而知然而家焉而有善俗之化官焉而致富庶之  
治發之乎政事著之乎文辭比於古之賢人循吏未之或加也然  
古之人有若此而傳者矣亦有不傳者矣其傳者必其居高位者  
也必其有後人者也必其得立言者傳之也其否者或位卑而人  
弗知或其後不足以彰之與無傳之者耳今先君之位不顯以歿  
歿未數年而知者寡矣後之十年知者不尤寡乎又後之百年其  
復有知之者乎雖有不肖之孤存然年穉身賤言未信乎天下行  
未出乎四方孰從而傳之乎縱有所待安知其能必至乎此所以  
不得不悲且懼而汲汲圖之於夫子也夫子哀亡憫存而賜之銘  
不惟諸孤不敢忘先君亦且感德於地下不朽矣謹狀

大司農張公行狀

方孝孺

公諱晉字德昭姓張氏滑之白馬縣人曾大父某大父國祚大母  
宋氏公生而廣穎豐頤英穎異凡輩少喪二親治書侍御史宋公



奇公警慧挾以自隨宋公深重長者寡言自與不妄有所可否僚吏白事領之而已公年十二三嘗侍側會吏以事給宋公宋公乃領之如平時吏退公怪問曰吏言事非意實給公耳公不語而宜之可耶因悉舉其狀無所遺宋公大驚陽叱遣公曰童子何與乃公事召吏詰之如公言叩首服罪宋公因是愈內奇公勉以問學公亦慨然有志於事爲讀書務推學教大旨警悟辨析釋類訓繁咸有條理名動鄉邑遂以儒舉旣而廉訪司強欲吏公公欲明習法意益學律法以儒術相參所折獄人稱其平辟宗正府掾吏中書省掾爲工部主事轉大禧宗禮院都事拜監察御史轉御史臺都事入中書爲左右司員外郎刑部右司皆爲郎中出爲河間都轉運鹽使平江運糧萬戶闕就以命之復入厯吏刑工三部尙書參議中書省事遂爲江浙行省參政由江浙移淮南由淮南入中書參政事出涖彰德陞左丞移遼陽行省廷議闕燕兩口荒田以給口口命公爲司農大卿分司京東加授榮祿大夫大都路都總

管尋以年請老至正二十二年以集賢大學士之祿致仕會邊事興復起爲中書左丞公以疾辭復以大學士議中書之政而天下亂不可爲矣二十五年仍復以大司農致政歸於家時年七十有一矣後十年以國朝洪武七年二月十四日薨於家年八十有一薨後十日葬淇南之原公天質剛勁色嚴貌莊居朝廷中有大論議譽譽不少阿屈聞者悚然脫脫丞相尤禮憚之目爲鐵虎張公他曹事有所避必問張公以爲何如公亦以天下事自任所至必盡其方爲刑部時民有與父異居而富者父夜穿垣將入取貨其子以爲盜也瞞其入撲殺之及燭視尸則其父也吏議欲誅其子則子不以其爲父欲釋無誅則有子殺父名久不能決公奮筆曰殺賊可恕不孝當誅子有餘財而使父貧爲盜不孝明矣卒殺之燕都市中有瞽人挾術詐治貴人病使書其仇人名欲爲之所禱而誣告貴人以罪脅其賂以事覺眾以其篤疾將如常法收贖公曰彼之詐欺雖有目者不能爲宜以盜論使當直決之罪宦臣中

政院使康達理以罪籍家徙海南後得還而死其妻訴冤請其家  
賞公謂闔豎蓄妻無夫婦道格不與其守正疾邪多類此然常傳  
以平恕時海內旣多故驍民常仗劍跨馬橫閭里劫財貨以給禦  
者輒死議者欲同叛賊連罪且及其媼隣公爭曰罪其家可也彼  
爲惡者家且不恤況媼隣乎使媼隣畏法遁而從盜愈盛矣妖寇  
有敗而微服行乞民間者後就擒吏蹤跡其宿食逆旅家皆欲論  
誅之公爲審覈得歸罪者數百家皆鞭數十縱遣之去僚屬譁曰  
奈何縱反者宜獲罪語聞丞相丞相曰張公必有說也非汝所知  
召公問對具以情告咸得免歸江浙運司嘗上言鹽引一比鹽鈔  
二十倍而法偽造鈔者不以赦原偽鹽引者值赦輒免是利重者  
法輕利輕者法重也下公議公以爲鈔乃有國者通行之寶引特  
鹽司防姦之法用之廣狹固異法烏得同言者不可用事寢不行  
其知法意皆如此故有重任必以屬公其分省彰德以兵刑工戶  
四部自隨尙書以下皆自選舉十路一州地方數千里賦民餉軍

造兵器修戰具以禦盜賊備河患禁剽掠輯亂恤饑以寧民雖陷  
亡相繼而人無不服其才而戴其仁及以司農居京師民無流竄  
惠意仁言洽於遐邇置十二屯屯立之吏以勸畊者貧無費者給  
牛畀畊種貨以穀粟賑以匱乏而不取其息其所舉措常得法外  
意忠義之誠見於顏面事功雖不盈其志而論當世才能臣者必  
推公爲首而公亦老矣逮元之亡卒以壽終公敦內行育弟之孤  
子如己子爲之嫁娶使忘其孤遊宦內外四十年皆要位所得祿  
賜不私於家雅有威重據鞍執鞚不左右顧與人坐語竟日身不  
少側美髯長身望之巍然度量有容人或犯之不與較曲直使久  
自悔善談論爲文辭有氣有法度有集若干卷藏於家娶陳氏生  
子男二人用質用道用質字文敏介直有才仕國朝爲某官公薨  
在元亡之後史臣不爲立傳太常不爲定諡而其行能傳之於人  
者非知德之士不足以紀之而予非其人也文敏方以才自奮昭  
揭先德蓋將有在謹次其所知者以俟謹狀



